

青森文化

火火普思少年

的傳說

田野



炎黃少年的傳說

田野

謹獻給

尊敬的宋詒瑞老師！
衷心感謝！



阿旦





女娃



黃帝



炎帝

風后





阿靖



少季



赤桑



瑤姬



離朱

蚩尤





夸父



雨師

箕伯



艾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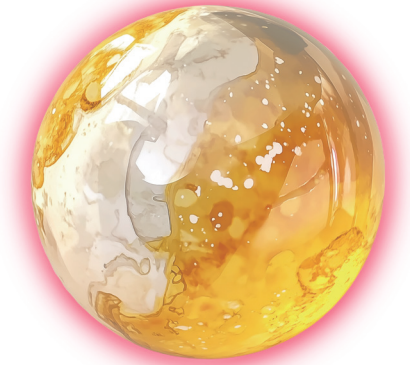
小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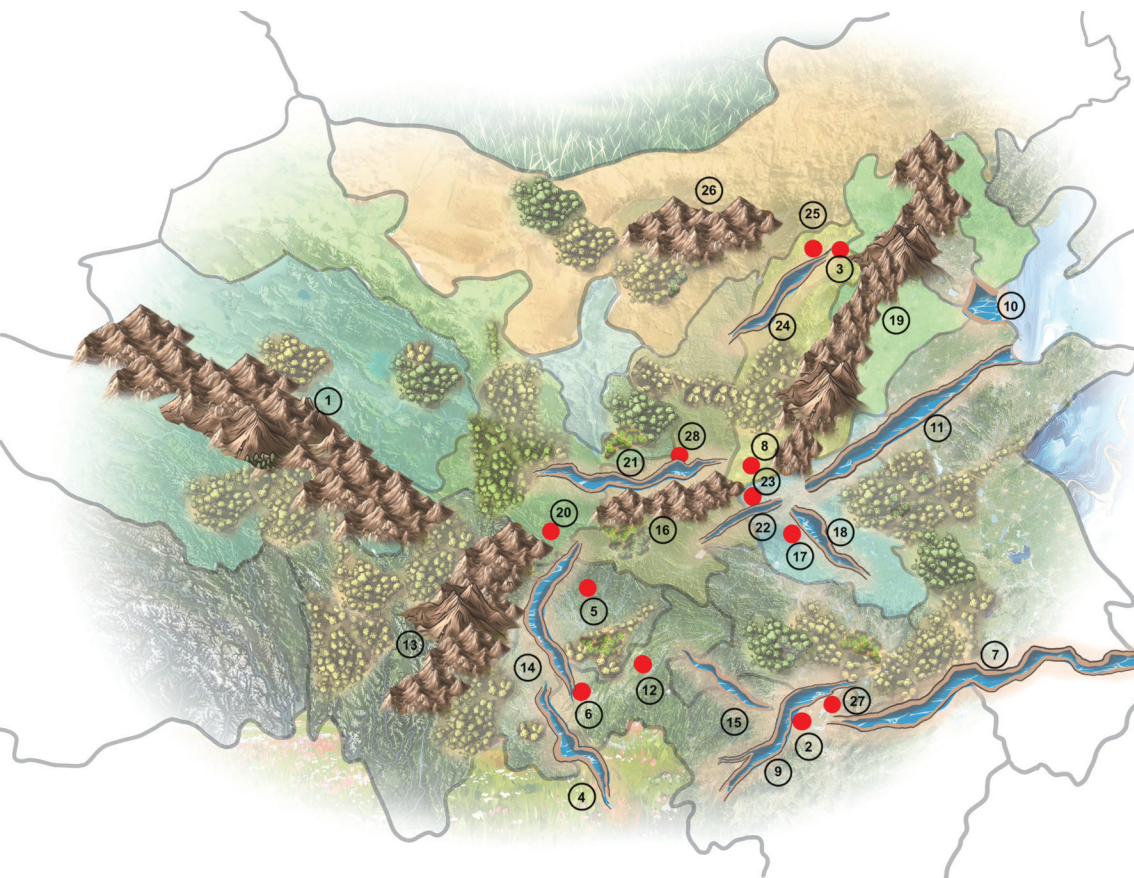


虎魄



寶珠





註：地圖中的河流和山脈，只顯示與書中內容相關的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① 崑崙山 | ② 梅山 | ③ 阪泉 | ④ 赤水 | ⑤ 恒水 | ⑥ 九遞山 | ⑦ 江水 | ⑧ 羊頭山 | ⑨ 扶彝水 | ⑩ 東海 | ⑪ 大河 | ⑫ 都亭山 | ⑬ 茶坪山 | ⑭ 涪水 |
| ⑮ 婁水 | ⑯ 北嶺 | ⑰ 西泰山 | ⑱ 汝水 | ⑲ 女媧山 | ⑳ 仇夷山 | ㉑ 渭水 | ㉒ 洛水 | ㉓ 北嶺嶺山 | ㉔ 漂水 | ㉕ 涿鹿 | ㉖ 係昆山 | ㉗ 天岳山 | ㉘ 下邳 |

人物表

黃帝部族														名字	歷史	故事裡的角色
畢方	應龍	風后	魑	阿平	阿鵬	阿南	阿廣	阿海	阿靖	辛茹	小毛	阿旦	黃帝			
傳說中的神鳥	傳說中的神龍	黃帝的第一任宰相	黃帝的女兒	虛構	虛構	虛構	虛構	虛構	虛構	虛構	虛構	虛構	中華三祖之一	黃帝部族的領袖		
				黃帝的大女兒	黃帝的孫子	黃帝的孫子	黃帝的孫子	黃帝的孫子	黃帝的大孫子	阿旦的母親	陪着阿旦的鸚鵡	即大衛，黃帝的小孫子，小說裡的主角				

大瓦	共工	祝融	刑天	離朱	百磊	女娃	瑤姬	赤桑	少季	炎帝	炎帝部族		九匠	開陽	止巡	南農	恒奴	名字
虛構	炎帝的大臣，水神	炎帝的大臣，火神	炎帝的大臣	炎帝的大臣	虛構	炎帝的小女兒	炎帝的三女兒	炎帝的二女兒	炎帝的大女兒	中華三祖之一			蚩尤的兄弟	蚩尤的兄弟	蚩尤的兄弟	蚩尤的兄弟	蚩尤的兄弟	歷史
蚩尤部族裡的一名奴隸					炎帝的兒子	和阿旦是一對				炎帝部族的領袖								故事裡的角色

推薦語

「作者以主角第一身講故事的形式，敘述故事的主角在異族作為奴隸，經歷了異族文化的洗禮，因而蒙蔽了自身文化的價值觀。通過這部小說，作者給了讀者一個重要的啟示：香港年青的一代，在經過了一番磨練之後，他們便能認同自身的文化和身份，亦能够采納不同文化優良之處，採長補短，從而達致文化的共融，也好讓外界更能了解現下香港年青人的心態、處境和狀態。這部小說所帶來的正能量，正是小說的價值所在！」

——劉松仁先生

「大學年代看過的魔幻小說只有兩本：馬奎斯《百年孤寂》及干寶《搜神記》。第三部就是今年拜讀的田野的《炎黃少年的傳說》，驚訝於平時溫文爾雅的田野的豐富想像力竟如此精彩，深不可測！小說中的意境令讀者不自覺地像主角阿旦第一身似的走進了作者的炎黃年代，莊周蝴蝶夢般沉醉在他的魔幻世界中，漫走一回……」

——禰嘉珍女士／資深電影製作人

「小說描寫一個在異族侵佔領土時被帶走的少年的成長過程，及文化和身份認同方面的心理變化。故事情節曲折懸疑、布局巧妙，充滿了對立感。各個角色的性格非常突出，卻又細膩地刻劃了人性的兩面性。小說還可令讀者聯想反思一些歷史故事與教訓。」

——何順文教授／香港恒生大學校長

「『我從哪裡來，將往何處去』，人一輩子都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面對越加複雜的世界和多元的價值觀，我們在包容的同時，需要盡早清楚自己『我是誰』，人生才能走出一條穩健的大道。《炎黃少年的傳說》以古喻今，啟發我們就此深入的思考。」

——曾靜漪女士／鳳凰衛視《金石財經》主持人

「與筆者相識三十年。他一直是我的商業導師和學習榜樣，擁有縱橫寬闊的思維和高度的創造力。這次，他再次為我們帶來驚喜。通過少年的視角，將遠古傳說與現代背景完美結合，讓讀者體驗文化碰撞的魅力，並啟發年輕一代認同自己的身份。這不僅僅是一場奇幻的冒險，更是一段心靈的深刻旅程，讓我們重新審視中西文化的差異及國際事件的深層意義。這本書亦是一部智慧珍寶，提升我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

——趙麗娟女士 MEd JP / 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

「與作者認識數十年，只知道他是會計師行業的資深從業員，殊不知他居然可以運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去講故事。他不僅寫了一本有深度、有內涵的魔幻小說！他還絕妙地以一隻鸚鵡和主角的對話代替了主角即自己心裡的獨白，很具原創性，使整本小說生氣盎然，趣味無窮。希望各位讀後也同樣感受到我的驚喜！」

——單伊文女士 / 瑞士銀行前執行董事

「一個大時代的轉變，會孕育偉大的文學作品。香港回歸祖國，作者以親身的經歷和觀察，借助古老的傳說和魔幻的寫作方法，探索年輕人在文化認同、身份衝突和成長過程中的內心掙扎，為讀者帶來啟發！」

——李志明先生 / 香港證監會前行政及財務總監

「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傑作！難以想像這是田野的第一部作品！這部小說的想像力豐富，故事緊湊，出其不意的橋段，魔幻的情節引人入勝。如果十數年後我有機會再看這部小說，我還是會覺得這是一本非凡的傑作！」

——胡瑛女士 / 香港尼克松鄭林胡律師行管理合夥人

「小說的時代背景很有特色，一眾上古傳說中的人物彷彿活現眼前，講述了一個生動緊湊的故事，而故事背後的含義亦引人深思。」

——熊曼婷同學 / 香港中學生

排名不分先後

前言

那是二零一四年的夏天，作者乘着公務之間的空檔時間，去了倫敦北部一個按英國暢銷小說建成的製作景區。這部小說作者也看過，主角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小說內容主要是圍繞那個少年、同學和老師在學校的生活而開展的故事。這本小說也加上了很多魔幻的色彩，使小說風行中外，成為暢銷小說。

在回倫敦的路上，作者忽發奇想：是否也可以拿某個歷史的背景作為舞臺，寫一本以一位代表炎黃子孫的少年作為主角的小說？當時也只是一個念頭，但好像已然有了個主意。那次造訪該製作景區之後的幾年裡，作者一直在推敲這個主意應該如何落實。

直到二零二零年年初，作者才找到這個念頭的落腳點。作者希望以借古喻今的魔幻寓言式手法，用黃帝、炎帝和蚩尤年代的遠古傳說歷史為背景，作為小說的舞臺。小說以一位少年（就是書中的主角阿旦）的成長過程作為經絡，嘗試描述主角經歷兩種不同文化的洗禮後，對自己心智所帶來的衝擊。作者在書中探索主角在異族成長後回歸自己部族的心路歷程，刻畫他心態上的變化和所面對的矛盾。他的鸚鵡朋友小毛就是他自己。兩者的對話，就是阿旦自己的內心意識和心理活動外化的表現。

作者希望，這本寓言小說能夠啟發中華大地上年青的一代，認識中西文化上的差異，認同自己的民族身份，並對國際間發生的一些事件可以有更深入的看法。

小說裡的內容，一方面描述主角在回歸的路途上心路歷程的變化，再輔以一些相關的國際事件作為襯托；另一方面也盡量符合傳說如《山海經》，還有《史記》、《韓非子》、《列子》和《左傳》等古籍裡所記載的一些細節，

加上作者自己的想像，把現代和遠古時代所發生的事結合起來，編製成故事的發展橋段。作者也參考了袁珂先生所著的《中國神話傳說》一書第一冊，以及宋兆麟先生和馮莉女士所作的《中國遠古文化》一書的內容，謹此表示謝意。

小說中的人物不少，有真實的，也有虛構的，作者也簡單地介紹了小說裡的關鍵人物。為了突出蚩尤部族和黃帝、炎帝部族不同的語言，小說裡的蚩尤部族人物所說的語言，作者用了楷體的字體來表達。小說中遠古時代的地方、河流、山脈等等的名字，未必就是那個年代的名字。不過，作者也把對應現今的地方名字作了附注，並加入了地圖，盡量使故事更有真實感。

對作者而言，這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作者特別感謝宋詒瑞老師、盧玉瑩女士、黃福霖先生、梁綺珊小姐和丘睿雋小姐，他們在作者寫作的過程一直不離不棄地指導，給作者寶貴意見。當然還有家人和許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勵，作者謹此表達衷心的感謝。

田野
二零二四年九月五日

目錄

第一章	阪泉戰後生變	回歸成了定局	10
第二章	眾人前來送別	虎魄仙液為禮	18
第三章	初次邂逅女娃	小毛代為陪伴	25
第四章	回想兒時點滴	迎來人生轉折	31
第五章	無故蒙難被俘	落戶蚩尤部族	37
第六章	初到蚩尤部族	認識蚩尤族人	44
第七章	初與蚩尤見面	學習部族規矩	49
第八章	新名字新環境	努力學習適應	55
第九章	適應奴隸生活	拼命幹活便是	62
第十章	勤勞初見成效	努力得到認可	68
第十一章	朋友反目成仇	蚩尤塑造寶珠	75
第十二章	奴隸叛變肇禍	蚩尤臨危施救	81
第十三章	雨師大開殺戒	奴隸何去何從	88
第十四章	再見蚩尤部族	黃帝部族你好	97
第十五章	阿娘和老石屋	既熟悉又陌生	103
第十六章	謁見黃帝大父	寶珠怎麼回事	110
第十七章	母子細說當年	困惑疑團頓生	116
第十八章	桃酒和新屋子	黃帝盡顯關愛	123
第十九章	傳承蚩尤精神	自覺優越非凡	130
第二十章	無奈兄弟不解	族人情何以堪	137
第二十一章	仙液怎麼回事	喝了腦子灌水	144
第二十二章	咋算回歸部族	阿娘就是不懂	150
第二十三章	族人真情假意	設計誘導小子	155
第二十四章	不屬於黃帝族	乾脆回蚩尤族	161
第二十五章	風后娓娓道來	出使往西泰山	167
第二十六章	黃帝為眾祈福	蚩尤在幹甚麼	176
第二十七章	黃帝提出願景	箕伯瑤姬交鋒	182
第二十八章	炎帝是怎麼了	小子初出茅廬	188

第二十九章	互相摸索底牌	雙方鬥智鬥力
第三十章	阿靖運籌帷幄	雨師在急甚麼
第三十一章	羊頭山長見識	越發不懂蚩尤
第三十二章	女娃哭訴因由	炎帝病入膏肓
第三十三章	太多不解疑惑	是否自作聰明
第三十四章	瑤姬道出始末	迷惘中露曙光
第三十五章	炎帝細聽匯報	揭武器庫秘密
第三十六章	疑團逐一解開	炎帝痛心疾首
第三十七章	雨師挑撥離間	瑤姬兵來將擋
第三十八章	居然違抗雨師	謎團再露端倪
第三十九章	雨師吐說真言	財色權位誘惑
第四十章	炎帝洞悉危機	重擔壓在肩上
第四十一章	雨師盡顯霸凌	趁機施計逼迫
第四十二章	瑤姬妙招解圍	雨師無可奈何
第四十三章	瑤姬捨身護族	女娃不忍別離
第四十四章	艾妞借酒裝瘋	小毛灑淚送別

289 284 279 273 267 260 254 248 238 231 225 218 210 204 198 193

第四十五章	雨師伏擊阻擾	亞加大義放行
第四十六章	夸父斬草除根	族人團結抗敵
第四十七章	不負炎帝囑託	目睹部族末日
第四十八章	蚩尤耀武揚威	女娃離合無常
第四十九章	離朱細說始末	蚩尤部署復仇
第五十章	女娃痛徹心扉	寶珠虎魄交鋒
第五十一章	炎黃結盟涿鹿	大戰一觸即發
第五十二章	蚩尤盡使妖術	風后兵來將擋
第五十三章	寶珠神乎其技	手足降魔伏妖
第五十四章	黃帝正道動天	九天玄女義助
第五十五章	藥神忘我捨身	女娃相約東海
第五十六章	夸父追日無望	真相總算大白
第五十七章	應龍大發神威	寶珠再建奇功
第五十八章	部族兄弟齊心	蚩尤束手就擒
第五十九章	女娃不離不棄	難解東海之恨

406 396 385 375 365 359 349 342 335 329 323 314 308 302 295

第一章 阪泉戰後生變 回歸成了定局

烏雲閉月，遍地銀霜。

那是一個寒冷的春天晚上，黃昏開始下的雪停了，但仍然刮着大風。已經是深夜時分，我和一班奴隸都累得不想動了，不過沒有人敢說話。我們的耳朵裡聽見的，只是「唢嚨……唢嚨……」、「唧……唧……」幹粗活的聲音。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們日夜不停地埋頭苦幹，日間頭上流着汗水，晚上嘴裡冒着霧氣，把倉庫裡一些大塊的石頭打碎造成沙子，把大塊的肉切成小塊。把沙子和肉塊準備好，不光是給族人，還得供給他們前線和黃帝¹、大父²以及打仗的蚩尤³部族戰士們進食之用。

一個蚩尤的兄弟一直在監視着我們，他是專門監察部族事務的。他一雙老鷹一樣的眼睛，看起來好像眼眶裡有兩隻雞蛋似的，雖然倉庫裡的火光忽明忽滅，他只是坐在倉庫角落的暗處，可是我們在倉庫裡做甚麼，他的一雙眼睛都會告訴他。他還不斷地向我們嘮嘮叨叨，嫌我們的工作做得慢。

忽然，倉庫的門從外面給撞開了。外面吹進來的寒風像一頭怪獸般，張着大口，把挨着牆壁的幾個火把上的火苗一下子吹熄了。我們坐在靠近門口的幾個奴隸連忙縮作一團，好像被刮進來的大風緊緊地咬住了。在我旁邊本來坐着的兩個奴隸，他們剛要站起來去搬幾塊大塊的石頭，還未踏出腳步，便狠狠地摔了一個跟斗，踉踉蹌蹌地把石

1 《史記》記載，黃帝為「中華三祖」之一，是古代華夏部落的傑出領袖，在中華文化裡一位元重要的標誌性人物，是中華民族所公認的祖先。

2 在古代，大父是祖父的稱謂。

3 蚩尤在《史記·五帝本紀》、《山海經》等文獻都有記載，是中國神話傳說在上古時代九黎部落的領袖，也是中國神話中的戰神。蚩尤據說有兄弟八十人，個個驍勇善戰，因此蚩尤所領導的部落勢力強大。蚩尤也是「中華三祖」之一。

頭砸到自己的腿上。他倆連哼也不敢哼一句，我們聽見的，只是門外的一把聲音，氣呼呼地叫着：「哎！怎麼回事？」

從倉庫的角落傳來了回應的一句話：「甚麼人？」

這個剛進門的好像找對了人，急忙大聲地喊，說：「找了你整個晚上了，原來你在這裡！」接着，他幾個快步跑到那個蚩尤兄弟身旁，兩個人臉貼着臉說着話，好像有甚麼急事似的，我們只聽見他們輕聲地喃喃咕咕說了幾句。在暗暗的火燈裡，我們依稀看見一張扭曲了的臉，傳到我們耳朵裡的，是慘然的一句話：「他們全部都死了！」

「是誰全部都死了？」我心裡琢磨着。我的大父黃帝陛下是黃帝部族的領袖，我是黃帝大父的小孫子，今年快十八歲了。小時候，我還在黃帝部族那裡一個叫昆侖山⁴的地方生活，族人之間互相暱稱時都喊我的名字阿旦。後來我從黃帝部族被擄，來到了蚩尤部族的梅山⁵當奴隸。算一算，我在梅山已經住了快十二個年頭了。蚩尤部族的話我是聽懂的，不過他們就是不准我說黃帝部族的語言。我習慣說的，只是蚩尤和黃帝兩個部族的語言夾雜在一起的話。

「看甚麼？」監視着我們的那位蚩尤兄弟突然站了起來，對着還躺在地上的兩個奴隸怒吼，眼框裡的兩隻雞蛋好像快要跳出來似的。「不就是你們這些奴隸惹的禍？瞧瞧你們！無用的東西！」剛進來的人好像明白了應該如何處理一般，二話不說，便把那兩個奴隸的頭髮牢牢地抓住，連拉帶扯，將他們硬生生地拖了出去，地上還留下兩道長長的血跡。隔了半晌，寒風送進來的是兩聲淒厲的慘叫。

那天之後，每當我碰見蚩尤部族的族人，他們都是眉頭深鎖，不願意說話。隱隱約約地，我總覺得有甚麼意料之外的大事快要發生了。

4 《山海經》裡的《大荒西經》、《大荒北經》和《海內西經》等均提過昆侖山。即為現今的甘肅省南部至四川省西北部的昆侖山山脈。

5 梅山位於現今湖南省新化縣和安化縣境內。

果然，過了幾天，在梅山南坡的一個山頭上，蚩尤的師弟箕伯宣佈了消息。箕伯是一位個子矮小的老先生，在族裡所有關於風俗和律法的事情，都是歸他掌管的，是蚩尤部族裡最有威望的族人，連蚩尤都非常尊敬他。他的長相有點像一隻頭頂長了角的孔雀，蓄着一大把長長的白鬍子，瘦小的身軀像一隻豹又像一頭鹿，卻拖着一條蛇的尾巴，右手總是拿着一個輪子，左手握着一把扇子，雙眼炯炯有神。

他站在山上一塊石頭上，對着擠滿了山頭的族人說話，他的聲音好像打雷似的。他說，炎帝、部族在阪泉。跟黃帝部族打仗，蚩尤率領部族的兄弟也隨同炎帝的戰士參戰，結果炎帝部族輸了這場戰役，蚩尤部族也死了很多兄弟和戰士，還說蚩尤和炎帝的幾個大將都戰死了，炎帝手下的大臣刑天，還被黃帝大父砍了頭！蚩尤自己的幾名兄弟，還有好多炎帝部族的戰士，都被黃帝大父的戰士俘虜了。我一直聽說，蚩尤部族打仗絕少會輸的，這回可能是好多年來的頭一次，而且還是損失慘重的一次。

當時，山下的人們都一直在聽着箕伯說話，不過還沒有完全聽懂是甚麼回事，也不明白黃帝、炎帝和蚩尤三個部族之間發生了甚麼事。眾人都七嘴八舌地評論着，心裡都是七上八下，有點不知所措。

「炎帝部族怎麼會打仗？」

6 箕伯是中國神話中的風神。箕伯又稱稱風伯。《風俗通義》中稱「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故稱箕伯。」

7 炎帝的文字記載最早見於《左傳》，也是「中華三祖」之一。根據傳說，炎帝是農神，嘗教天下播種五穀。炎帝又是火神，亦教人民摩擦生火熟食，用火來鑄造金屬器具，以至製造飲食用的陶器和炊具等。炎帝為了知道百草的藥性而嘗百草，進而發展用草藥治病的技術。炎帝和黃帝兩個部落融合以後逐漸形成華夏部族，因而炎帝與黃帝被共同尊奉為華夏人文初祖。

8 阪泉是上古地名，今名黃帝泉，位於河北省西北部永定河上游，在現今河北涿鹿縣東南，和涿鹿縣相距數里。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阪泉之戰是上古年代傳說的一場戰爭，由黃帝與炎帝對戰，結果黃帝擊敗炎帝。

9 刑天，在《山海經》裡是一位巨人，為炎帝的臣子。《山海經·海外西經》中記載：「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手持利斧、盾牌，殺到天庭中央的南天門外，指名要與黃帝單挑獨鬥。最後刑天不敵，被黃帝用軒轅劍斬去頭顱。

「聽說炎帝他自己只喜歡研究草藥、研究耕種，老埋著頭，想着如何使族人生活過得更好，他不喜歡打仗的啊！」

「打仗輸了又怎樣？」

「那我們怎麼辦？」

眾人在心裡都覺得：肯定有重大的事情要發生了！

過了幾天，蚩尤帶話給箕伯對我說，我要多留意黃帝部族的事情，因為我很快就可以回歸黃帝部族那裡去了。那時候，我還沒有聽明白「回歸黃帝部族那裡去」是甚麼意思。也許我只是希望，箕伯說的不過是他自己的想法而已。但我還是隱隱地意識到，我可能將不會再留在蚩尤部族裡了，將來也未必還是蚩尤部族的一份子，或許以後都不會了。我的未來可能會徹底地改變，而且永遠都會不一樣。

這樣又過了一些日子，我一直期待着不會來的一天終於來了。蚩尤找箕伯召我到他的大屋裡，原來是要和我告別。蚩尤一身黑得發亮，銅頭鐵額，耳鬚倒豎着，平時牛樣的面容精神煥發，低沉的嗓子硬繃繃的。剛來到梅山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六歲的小孩子，看見他站起來，他的頭冠上插着的五根羽毛，和從他頭冠上的兩旁伸出一對長長的、尖利的牛角，我連看都看不着。不過，當天蚩尤是坐了下來，把四條牛腿攔在了身旁的兩張方板上，牛樣的面容拉得比平時更長。他低着頭，五隻眼睛時開時合，六隻臂膀則好像軟弱無力般垂在身旁。

等了半晌，蚩尤才有氣無力地對我說：「大衛，你回屋子收拾一下，明天清早時分，你便啟程回歸黃帝老頭那裡去。黃帝老頭會派他的幾位大臣去迎接你的，聽說他們的阿靖王子也會去。你儘管放心，沒有關係的，你在黃帝老頭那裡和你現在的生活，將不會有任何改變，不管你現在做甚麼、怎樣做，以後一切都會照常，明白嗎？」

明天一大清早？這也快了一點吧？我心裡在想。

大衛這個名字，是在我剛被俘虜到蚩尤部族的時候，一個蚩尤部族的人給我起的。多少年來，他們要我變成他們的族人，但一直都只是給我奴隸的待遇，容許我做甚麼，不容許我做甚麼，都是他們說了算，我只能聽從他們怎樣。我的小名阿旦，他們也不准我用，就是黃帝部族的衣服，他們也不准我穿。

我站在蚩尤面前，不知道怎樣回答。看着箕伯，期待他能幫我說些甚麼，但是他一直只是低着頭不說話。我知道自己已經長大了，不能要賴說不行。

「蚩尤叔叔，你頭上的傷疤還好嗎？」我隨便找個話題，還是用我習以為常的半黃不蚩的口語回應蚩尤。

蚩尤沒有說話。那個傷疤，是在一次奴隸叛變引起的大火中，他硬生生地把我救了出來時留下的。我倒沒有受傷，不過他那鐵造的前額卻燒熔了一小塊，長了一個好像瘤一樣的東西。

我等了他一會兒，看他不說話，便繼續說：「蚩尤叔叔，謝謝你救了我！不過，你們為甚麼就是不相信我？我真的沒有殺人吶！」在蚩尤部族裡一直流傳着，說我殺死了一個炎帝部族叫大瓦的奴隸。那次叛變，就是大瓦帶領着一群炎帝部族的奴隸發起的。

「不就是死了一個奴隸嘛，沒有甚麼大不了！」蚩尤好像在自說自話，也不看着我，只是嘴角揚了一下，不痛不癢地跟我說。

「那我可以和我的小毛一起走嗎？」沉吟了片刻後，我終於又找到另外一個話題。小毛是我來到了蚩尤部族後，炎帝的小女兒娃娃送給我的一隻鸚鵡。牠身上抱着金黃色的肚子，拉着鮮藍色的翅膀，拖着黑色的尾巴，頭上還戴着一頂青綠色的帽子，每時每刻都站在我的肩膀上。最好玩的，是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牠會靜悄悄地和我說話。

「咯咯！咯咯！」小毛回應了一聲。

「是你的，你帶走！」蚩尤回應我說。

我和箕伯一直安靜地等着蚩尤，看他再有甚麼話想說。過了好一會兒，蚩尤欠欠身，從他腰間裡掏出來一件東西。

「大衛，你過來，」蚩尤揚揚一隻手臂示意我靠近些，對我說：「你把這東西拿好，千萬不要丟了！」蚩尤一直盯着那件東西，好像有點依依不捨。他想了片刻後，繼續說：「這是我在阪泉的一個晚上發現的。它本來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一塊妖物，這妖物當時異常兇猛！在太陽下，除了它的主子，其他的人也好、動物也罷，一接近它，便會整個被熔化掉，立刻變成了一灘血水！這塊妖物殺人不眨眼，非常厲害！所以，我便拿了我的坐騎戰虎，和這個妖物結合成為一體，並為它取名虎魄。不過，它不能見光，你只能把它藏在陰暗處，不能在太陽下暴露得太久。記住！從現在起，你便是它的主子！你要好好地把它保管，不要小看它。你帶在身，需要的時候，拿虎魄出來，為我做主，明白嗎？」

「然後呢？」

蚩尤瞟了我一眼，沒有說話。

「知道了！謝謝你，蚩尤叔叔。」其實我是不知道我拿虎魄要為他做甚麼事。我接過那柄虎魄，拿在手裡，它短短的、輕輕的，一點都不沉，好像沒有甚麼分量。我見到它的一端是一根尖長的、青綠色的、通透得發亮的刺錐，裡面藏着一排一排好像骨頭的刺。它的另一端，是骨頭延伸出來一段金黃色的手柄。兩端的中間有一個小小的老虎頭顱，它把兩端連接了起來。從老虎頭顱兩邊延伸出來的是老虎的兩隻腿，用作護手，使虎魄看起來好像一把鋒利的匕首，握在手裡覺得它很有殺氣，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塞到腰間裡。

「小毛，你說，為甚麼蚩尤要在我離開他的部族之前的一天把它送給我，他究竟要我做甚麼？」

「嗯！」小毛在我耳邊低聲地說：「那把甚麼虎魄，裡面好像還藏着些甚麼……」

「也沒有甚麼吧，看來挺漂亮的？」

「誰知道？」

「蚩尤叔叔，那顆寶珠呢？這麼多年來，我們一起把寶珠打磨得那麼耀眼光輝，你捨得我把它帶走嗎？」

等了一會兒，蚩尤沒有回答我。我想，算了。那顆寶珠黃中泛白，本來是黃帝大父的。都忘記是哪一年了，他在赤水¹⁰的附近把寶珠丟失了。很偶然地，我在赤水的東岸上把寶珠找了回來，還給了黃帝大父。黃帝大父一高興，便把寶珠送了給我，還告訴我說，這顆寶珠的名字叫「東方之珠」，黃中泛白代表了部族裡也有不同的族群。他說我一定要把寶珠好好地打磨，我長大後便會明白，它將會變成一塊無價之寶，我擁有它就能得到天下！從那天開始，我便把寶珠收藏在我阿娘辛茹給我穿的大衣裡，用草繩把它繫在腰間，不分日夜都帶着，生怕把寶珠丟失。直到我被俘虜到蚩尤部族的一天，寶珠被蚩尤拿去了。從那個時候起，蚩尤他們便答應我，他們會和我一起把寶珠好好打磨。這些年來，我們也確實一起努力地打磨寶珠。難得他們還罕有地信守了答應我的事，多少年來，他們一直和我一起研究，如何使用不同的物料加工、如何把寶珠變得更光亮更奪目。不過，蚩尤從來不會給我保管寶珠。

「我已經答應了黃帝老頭關於處理寶珠的事，你就不再問了。大衛，你長大了，應該懂得甚麼才真正可以使你得到天下。那個甚麼寶珠？就憑它，你就可以得到天下？算了吧！黃帝老頭哄你的！」蚩尤說完，站起來剛要轉身，回頭繼續說：「我跟你說了很多年了，雖然黃帝老頭的人比我們多，歷史也比我們長。不過，他們都膽小、懦弱、怕事，而且喜歡內訌，不團結！你回去後覺得不順心，你便隨時回來，我們歡迎你！」

「你的黃帝大父會哄你嗎？」小毛瞄了我一眼，問我。

「他胡說甚麼！黃帝大父為甚麼要哄我？」我一邊瞪着蚩尤，一邊回小毛說。

10

即赤水河，流經現今四川瀘州市和貴州省赤水市。

正在說着，夸父¹¹、雨師¹²和艾紐也一起來到了蚩尤的大屋。他們幾個進來便對蚩尤行了個禮，但一直沒有人吭聲，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好像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眼見一直沒有人說話，夸父按捺不住了。夸父就是當年把我俘虜來到蚩尤部族的傢伙。他身形特別高大，好像一個巨人，披着長長的頭髮，兩隻耳朵掛着兩條黃色的蛇，手執一根石杖，手臂上也經常牽着兩條蛇，纏在右臂上的是一條青色的蛇，而纏在左臂上的，是一條黃色的蛇。夸父有他自己的部族，叫「日不落族」，他這個部族擁有遼闊的地域，據說不管甚麼日子，天上的太陽總會照耀着這個部族的土地。夸父的部族是蚩尤部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蚩尤部族是傳統的盟友，往來非常密切。據說和蚩尤部族聯盟的盟友多年來拿了不少小部族的土地和糧食，夸父的部族也剛跑到老遠，去了一個叫亞幹丁的小部族那裡，搶了土地，又搶了糧食，本來意氣風發。但是這一次，他在阪泉也損失了不少戰士。

11 夸父是《山海經》和《列子》中記載的神話人物，他立志追趕太陽，故有成語「夸父追日」。

12 雨師為中國神話中掌管降雨的神祇。據《山海經》記載，雨師曾在遠古蚩尤與黃帝的大戰中協助蚩尤。《山海經·大荒北經》的原文：「蚩尤作兵伐黃帝，……，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風伯，即箕伯。

第二章 眾人前來送別 虎魄仙液為禮

只見夸父低着頭，走到蚩尤身邊，耳語了幾句後，回過頭來對我說：「我安排了幾隻雞和幾尾魚，待會兒我去找一個族人送到你的屋子裡，都給你燒好了，你在路上餓了可以吃。對了，蚩尤大哥說，他還會送你一個大葫蘆的果酒。你已經長大了，就喝點酒吧！」

夸父一邊說話一邊盯着我，看我沒有回應他，冷不防地甩一甩左臂上的蛇，臉上帶着一絲有點無奈的笑容，走到我身旁拍拍我的肩膀，用黃帝部族的語言，很親切地跟我說話：「大衛，你不要忘了，從你第一天來到蚩尤部族裡，我們從來就沒有少給你好東西，是吧？」

「是嗎？」

「我們從來沒有少給你，是吧？」

「……」

「是吧?!」夸父突然提高了聲調。

「啊！嗯！是……」

夸父又頓了一下，看了一眼蚩尤，回頭又用蚩尤部族的語言，依然瞪着眼睛看着我，繼續說：「大衛，我還記得，當天在桓水¹³一帶的淺灘，你本來是和你的幾個兄弟一起玩的，對吧？今天，你已經是蚩尤部族的族人了，嗯？你說過，黃帝老頭告訴你，他送寶珠給你，你長大以後就可以得到天下，不是嗎？」

13 今天的白龍江，流經四川和甘肅兩省。

「然後呢？」

「然後甚麼？老問然後呢！總是改不了！」夸父沉思了一會兒後，又說：「我跟你說，你雖然不是一個好戰士，不過，種糧呀、採集呀、製造武器呀，你還算表現得不錯，還懂得怎樣去賺海貝¹⁴！你知道是為甚麼嗎？你以為是因為你是黃帝老頭的孫子嗎？蚩尤大哥不是一直告訴你，黃帝老頭的部族懦弱、落後，他們憑甚麼可以使你得到天下？沒有蚩尤部族的武器，沒有蚩尤部族的精神，你又怎樣得到天下？笑話！」

「嘎呀！嘎呀！怎麼擺了那副瞧不起人的嘴臉！」小毛怒視着夸父叫道。

「牠就是小毛吧？」夸父瞥了小毛一下，又用黃帝部族的話，很鄙夷地對我說：「呵！小鳥那麼漂亮，你就只懂得給牠起個那麼俗氣的名字？你們黃帝部族的奴隸就是這般德性，真沒有辦法！」

「這還算說了一句公道話！哼！小毛又怎樣了？甚麼俗氣？」小毛有點來氣了。

「你好好聽着，」夸父繼續說：「蚩尤大哥剛給你的虎魄，我們本來是打算用來懲罰那些邪惡的部族的。你不需要看它又輕又短，還是剛剛製成的，其實它威力無窮，代表了我們蚩尤部族的理念和生命力！你回去後，你要說服你的兄弟們聽命於你，必要時好好利用這柄虎魄，那你便會成為黃帝老頭部族的繼承人，然後回來和蚩尤部族一起合作，你不就得到天下了嗎？蚩尤大哥給你虎魄，不就是他對你的期望嗎？你想想，只要你願意回報蚩尤大哥，和我們一起合作，你還會缺甚麼？權力、地位、土地、女孩子，不全都是你的嗎？」

「你聽！夸父開給你的條件好像不錯欸！不過，你不還是一名奴隸嗎？」小毛睜大着眼睛問我。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小毛，艾姐突然搶着說：「夸父大哥，你在說甚麼？我沒有聽懂，但是大衛哥是我的！」

14

天然的海貝在古代是被當作貨幣用於商品交易，是中國最早的貨幣。

夸父瞟了艾姐一眼，沒有理睬她。只見艾姐撇着嘴巴，低着頭，默不作聲。

「是的，夸父大哥。」我嘴巴在說，心卻在想：「你還說呢！當年還不是你嗎？是你把我從我大父那裡俘虜過來的！不過，哈！聽他剛才說的主意也真的不錯欸！只是，甚麼是兄弟們聽命於我？甚麼繼承人？甚麼一起合作？甚麼意思？」話說回來，的確也是，多少年來，夸父他也教會了我很多本事。

接着，雨師也開口了。雨師就是一個不時瘋瘋癲癲、忽冷忽熱、長着烏黑大鬍子的野人。他本來是主管着蚩尤部族裡下雨的事，可是他從來就喜歡甚麼都管，更喜歡製造麻煩，欺凌外族、奴役俘虜等殺戮搶掠的事，他的一份從來不會少。他和夸父一樣，也是一個部族的宗子，是蚩尤部族的一份子。從我來到蚩尤部族的第一天起，他就沒有少給我添亂。他也會說黃帝部族的話，但就是不許我說，還給了我「大衛」這個名字。他左手老是拿着一個杯子，杯子可能不好拿吧，總是滴着水。

雨師走到我面前，二話不說，忽然把左手的杯子一甩，將杯子裡面的水潑在我的臉上，笑着用黃帝部族的話語說：「我雨師是從來不虧待任何人的，不是嗎？你看！這些水是雨露，是我多年來收集了一些稀有珍貴的寶石上凝成的露水。你快要離開我們部族了，現在我給你滋潤一下，不要回去黃帝老頭那裡後，對人說多少年來我們都虧待了你，嗯！享受吧？呵呵！」

甚麼回事？

他轉身到灶台旁邊，順手拿起一個小葫蘆，回過頭，變個臉，又轉用蚩尤部族的話語，很嚴肅地接着跟我說：「大衛，我送你這個。這是我的部族造的「仙液」，它是只有我們部族裡才有的一種用花作為材料的酒。仙液是我花了很多日子造的，材料非常罕有，它也是用上我從一些珍貴的寶石上收集而來的雨露釀成的，累了喝一點很有效的，我也經常喝，你拿着。哎！你一定要喝！你回到黃帝老頭那裡去，希望他也會給你這些那麼好的東西！他要是不給，你就問他要！他再不給，你便回來，我們給你！」

擦着臉上的水，看着雨師，雖然心下有氣，我還是說：「謝謝雨師大哥！」

「甚麼酒？甚麼仙液？累了喝它就不累了？」小毛又來了，悄悄地說：「那是甚麼東西？」

「大衛！」兩師突然喝道：「你聽着！你根本就不是個好戰士，但你永遠都是我們部族的人，你註定是要為我們部族做事的！記住！」

「知道了。」我嚇了一跳，只能一直低着頭，不敢直視兩師。他一邊到處說我殺了那個叫大瓦的奴隸，一邊卻嫌我打仗不能像他一樣心狠手辣，那他還要我為蚩尤部族做甚麼事？我只能裝着聽懂了他的意思，隨便回應了他一句。

「艾妞妹子對你怎樣，你心裡很清楚吧？」兩師突然眼眯眯地看着我，臉上堆着似笑非笑的模樣，好像跟我說悄悄話似的：「你跟艾妞妹子在一起，你不就是蚩尤部族的一份子嗎？有甚麼好處，你不會不知道吧？」

可能看蚩尤也在，艾妞便一直憋着，不敢造次。聽見兩師提起她，艾妞也按捺不住，挨了過來，抱着我的臂彎。她是蚩尤部族裡一個小部族的族長，矮矮胖胖的，倒像一頭小母豬，老愛說話。她低着頭，把臉貼在我的肩膀上，雙手緊緊地抓住我的手，壓着沙啞的嗓子，很溫柔地說：「大衛哥，以前每次我找你去玩，你總說忙。現在可好，明天你就要走了……」她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最後幾句我幾乎聽不見了。

「然後呢？啊！不！嗯！對！以後的機會嘛，還是很多的，是吧……」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艾妞。

「咯咯！咯咯！你的樣子為甚麼那麼無可奈何的？是好事啣！」小毛居然也會眯着眼跟我說。

「閉嘴！你的話真多！」

我回頭看着蚩尤，他一副又落寞又勞累的神情，我看了也真的覺得有點依依不捨。我跟他說：「蚩尤叔叔，你自己保重。你那麼多隻眼睛看東西，不會覺得很累嗎？多點休息喔！」

「我幾隻眼睛看東西會累？誰說的？我告訴你，箕伯、夸父、兩師、還有艾妞，他們的眼睛看見的，我都能

看見，我們五個人的眼睛是有共同觀點的、互通的，這就是我們聯盟的基礎。需要的時候，我隨時都可以看到他們所看見的！」

他又冷又硬的手拍了我肩膀一下，說：「箕伯兄，你送大衛出去吧！」說完便走開了。我趁機甩開了艾妞，隨着箕伯走到大屋的門口。

「大衛哥！大衛哥！」我一邊不斷地回頭看着蚩尤，一邊慢慢步出了他的大屋，一直還聽見艾妞沒完沒了地喊。就這樣，蚩尤差遣了箕伯、夸父和雨師等幾個他的兄弟，還有好幾個族人，第二天一大早便一起送我回歸黃帝部族那裡。

箕伯說，他們會把我送到九遞山¹⁵西側的山腳，黃帝大父的人會在江水¹⁶的東岸、對着九遞山的方向迎接我們。他們會從箕伯他們手裡接我回去，也會取回黃帝大父當年丟失給蚩尤的一些土地。

我本來也想和幾個朋友告別的，她們是炎帝的四個女兒，少季、赤桑、瑤姬和女娃，都是最近這幾年在蚩尤部族裡認識的，可惜都來不及了。她們都是住在羊頭山¹⁷炎帝的家裡，要等到夏天才會從炎帝部族那裡過來，去梅山附近的樹林裡採集野果。她們四個穿得性格分明：少季是大姐，她經常一身白白的素服；二姐赤桑姐喜歡穿的是一身綠色的；三姐瑤姬姐穿的是鮮紅的，還有黑色的花紋相間着，但女娃小妹是我最記掛的。自從去年夏天她們來梅山採集之後，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跟女娃見面了。在這段日子裡，每個晚上夢裡看見的，都是她的影子，和她所喜歡穿的那全身黑色的衣服。

15 現今的金佛山，是大婁山脈主峰，位於重慶南部南川市境內。

16 江水是長江在中國古代的稱謂。

17 位於今天的山西晉城高平市北的神農鎮。

站在蚩尤大屋外的臺階上，我深深地吸了幾口氣，腦子裡嗡嗡地響。一切彷彿來得太快，我一點都沒有準備，甚麼都想不出來。外面本來不冷，春天的太陽還是和善地照着草地，但是我居然打了個寒顫。

「大衛，」走了幾步，箕伯對我說：「晚上收拾好東西，明天太陽一出來，你便到我的屋子門口等我！」說完，還沒有等我回話，轉身便回去蚩尤的大屋裡了。

我拿着蚩尤給我的虎魄和兩師給我的小葫蘆，看了又看。是的，蚩尤一直待我還算不薄，不像他一些小兄弟們瞧不起人，處處給我臉色，給我製造麻煩。蚩尤他總跟我說，我們必須具有大無畏精神，不斷進取，勇於創新。這些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離開了蚩尤的大屋後，我沒有直接回去自己的屋子裡，不知道該去甚麼地方，雙腿拉着我的身軀去哪兒我便去哪兒。雖然我在梅山已經十幾年了，他們也給了我族人的身份，但是我依然還是一名奴隸。不過，在過去幾年裡，他們都容許我在部族的地域裡可以自由走動。

我在草原上一直走着，想着第二天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就要離開，以後要再踏足這個我住了十幾年的地方，恐怕便未必再有機會了。我看見在身旁走過的人群都顯得有點焦慮，惶恐不安似的。他們可能和我一樣，好像被困在面對將來的那種迷失的感覺之中，逃不出來。有些則顯得很悲傷，或許他們家裡有親人死在阪泉，永遠不會再回來了。我聽不見身旁走過的人們有沒有說話，也聽不見平常棲息在樹上的鳥兒唱歌的聲音，甚麼都沒有聽見。草原的味道有點苦澀，沒有以往的清香，就好像凋謝了的野花的味道一樣。小毛一直站在我的肩膀上，也默不作聲。

「也難怪，蚩尤打仗居然輸了，他們怎麼能接受得了！」我找個話題跟小毛說。

「你做好自己的事再說吧！」小毛懶洋洋地說。看來牠餓了。

到了晚上時分，我也走累了。到了扶彝水¹⁸的岸邊，划了自己的樹皮船，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子。啲！門口真的放着一個陶盤，陶盤裡盛着烤熟了的一堆雞、魚和一些蔬果，還有一個大葫蘆！

「小毛，你看！」

「咯咯！咯咯！夸父說的話居然算數！也真是件怪事！哈！要我說，事出反常，肯定有鬼！」小毛盯着那個陶盤說。

「你知道嗎？我們多難得才吃一回雞啊！雖然蚩尤早些日子還誇獎過我，說我種地澆水的事做得很好，製造武器也表現出色，但他的幾個兄弟從來就沒有少罵我，兩師說我當不了戰士，只配做採集野果的工作。前一陣子，我還在倉庫裡熬夜。可今天？他們把雞呀、魚呀、酒呀，都送到了我的屋子門前！這究竟是甚麼回事？」

「可不是！蚩尤還送給你他從阪泉撿回來的寶物虎魄，還有那個小葫蘆裡的甚麼仙液呢！」

是啊！都快十二年了，我好像從來沒有接受過蚩尤這樣的禮遇，以前能給我一小塊雞腿就已經不錯了。當奴隸嘛，蚩尤部族的人怎麼會給我吃雞、吃魚、吃肉、喝酒啊？剛來梅山的時候，他們還只是給我住在一間簡陋的小草棚裡。過了多少年，我才給自已用草泥和白灰蓋好現在住的小屋子！我想，現在可好，一直到我要離開梅山前的一天，他們才說從來沒有虧待我，還給我那麼多、那麼好的禮物？

「對了！蚩尤還吩咐你，在他有需要的時候為他做事。就是夸父他們說的那些事嗎？要做甚麼？怎樣做？你還沒有聽明白吧？」小毛側着頭問我。

是，我真的沒有聽明白。

第三章 初次邂逅女娃 小毛代為陪伴

狐疑了片刻，我還是把陶盤挪進屋子裡，一屁股坐到火塘旁邊的地上，抓住兩塊火石，從陶罐裡夾一些火草，在火塘點了一個火，跟小毛說：「在這裡最後一個晚上了。」

「捨不得離開了？」小毛斜着眼問我。

我打開了大葫蘆，一陣陣果酒的酒香撲鼻而來。我聞了一下，把葫蘆送到嘴邊，慢慢地嘗了一口，那種芬芳醇厚、齒頰留香的感覺……「這不是娃兒她們造的酒嗎？」

雖然蚩尤部族的人不會給我，不過這不是我頭一次喝酒。那是兩三年前的事了，女娃的姐姐少季跟我說：「大衛，你長大了，是個大塊頭，還是個帥哥呢，長了鬍子就是個男子漢嘛，該喝點酒喔！」她們四姐妹不知道從哪裡弄了一些甚麼材料，製作了一些酒，用一個很漂亮的陶甕盛着帶了給我。我嘗了一口便噲得抖不過氣，幸好女娃替我嬌嗔了她姐姐們幾句，才沒有被她們笑話。不過，我在嘗了幾口之後，便覺得女娃她們造的酒真的芳郁無比。

「娃兒……」我低聲地叫了一聲她的名字，又把葫蘆放到嘴邊，咕嚕咕嚕地喝了幾口。

漸漸地，我的眼睛開始模糊了。頃刻，我依稀地看見火塘的旁邊，好像坐着一個人，我揉揉眼睛，啊！那不是女娃嗎？「她是甚麼時候進來的？」

「娃兒！」我喊了一聲，她沒有回話，只是默默地坐着。我仔細地看，真的是女娃！她一身黑色的衣服，足上總是穿着塗上紅色的獸皮鞋履；大大的眼睛，圓圓的臉龐，蓄着一頭短短的頭髮，用花串編成的繩子繫住，把頭髮彎成了一卷，花繩還穿着一小顆晶瑩的小珍珠，擱在額頭上。肯定是女娃，不會錯的！

記得第一次和女娃見面的那一天，好像是三四年前吧，我跟着幾個蚩尤的兄弟們去樹林裡採集野果，給部族裡

的婦女們用作造酒的材料。據說，那片樹林裡的野果，是最適合造酒的。我聽說炎帝的幾個女兒，女娃和她的兩個姐姐赤桑和瑤姬，她們會一起去。她們的大姐少季則會留在屋子裡，她得準備造酒的工具。她們本來是住在羊頭山炎帝的家裡的，不過，每一年到了夏天採集野果季節的時候，她們便會來到梅山一帶幫忙，住在蚩尤部族的族人安排的屋子裡。那一天之前，我只是聽過她們的名字，還沒有跟她們見過面。

大夥兒採集了大半天，我們開始忙着收集採來的野果，也就沒有留意女娃她們三姐妹。我只不過是一時好奇，便向一個叫為逐的族人查問，看看他有沒有留意到女娃姐妹她們。為逐是帶領着我們去採集的一個蚩尤的兄弟，他隨口回答我說：「她們早就回去了。」

大夥兒還在離開樹林的路上時候，天忽然下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夥兒都濕透了。我趕緊跑回去自己的屋子裡，正準備生個火，把脫下來的衣服焙乾之際，卻隱約聽見有人在外面拚命地喊。我急急忙忙地走到屋外，問問外面在喊的人是甚麼回事。在昏暗的大雨中，我看見前面迎來的是一個個子高挑、身材瘦削的女子。她一身白色的衣服，面容和她穿的衣服一樣，蒼白而枯槁。她說她是炎帝的女兒少季，她不停在喊的是她三個妹妹的名字。只是，她說話好像提不起勁似的。在大雨中，我差點還聽不見她在說甚麼。她說她三個妹妹還沒有回去，天色已經開始昏暗了，還下着大雨，村裡都見不到人。她看着我，意思好像是看我是否能幫忙去找找她的三個妹妹。

我想：「糟了，雨下得那麼大！」隨即對少季說：「帶我去你的屋子，給我幾塊大塊的樹葉布、幾張獸皮！快！」

那時候已經是傍晚時分，天色很黑，雨是越下越大。我拿了樹葉布和獸皮後，便叮囑少季留在她的屋子裡，不要在外面亂跑。我把獸皮用樹皮布包裹着，一邊往樹林方向跑去，一邊喊着她們三姐妹的名字。不多久，我便聽見一把喊聲：「嗨！我是瑤姬，我們在這裡！我們迷路了！現在都濕透了！」

我當時還聽見陣陣野獸的吼聲，也不知道牠們躲在哪裡，但也顧不上了，便朝着瑤姬喊聲的方向跑。我跌跌撞撞地穿過幾堆有刺的草叢，蹣過一個深水的泥沼。在黑暗裡摸索了一會兒後，我終於在一棵大樹下找到了她們三姐

妹。我把三張獸皮都交給了她們，幫她們穿上保暖，以防她們着涼。我們撐着樹葉，頂着大雨，一步一步地，一路送着她們回到各自的屋子。我告別了她們四姐妹之後，便回到我自己的屋子裡，只是下巴不斷地打哆嗦，累得癱倒在草榻上，迷迷糊糊地便昏睡過去了。

醒來的時候，我還沒有回過神來。朦朦朧朧地，我看見一個年齡和我相若的女孩。她跪在火塘旁邊，手裡端着一個陶甌，裡面盛着一些汁液。「你醒啦，快把這個喝了！」她溫婉地跟我說。

「你是誰？」

「我是女娃，」女孩說：「謝謝你昨天救了我們。我們從羊頭山帶來了一些藥草，這些汁液是用不同的藥草熬成的藥湯，是我父親教我們的。藥現在還熱，你快點喝吧！」

哦，前一天晚上的雨太大了，天色也黑，我還沒有看清楚她們的樣子。女娃是炎帝的女兒，我聽說過，炎帝是藥神。既然是這樣，我想，她煮的藥肯定是有用的，也不想那麼多了，連忙坐了起來，趕快把藥湯喝下。

「這裡有幾片生薑，驅寒暖胃的，你自己看着吃吧，我還有。你腿上的傷我已經給你敷了藥，過兩天便會好的，現在不痛吧？」女娃好像很體貼地問我。

「謝謝你，女娃。」嘴巴說着，眼睛看着，也真奇怪，我的心為甚麼跳得那麼快？

「你為甚麼不多拿一張獸皮給自己，害得自己生病了？」女娃坐在我身旁，一邊端着陶甌餵我吃藥，一邊扶着我坐好，跟我說話。「我聽說，為逐告訴你我們早就回去了，是嗎？你大概就是那種很容易相信人家說話的人吧！為逐這隻狐狸，外面披着厚毛大衣，不過，他的大衣下面就是蓋不住他後面拖着的大尾巴！你得小心他啊！對了，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大衛。」我喝過藥後，才發現我躺着的是一張很漂亮的獸皮。原來前一天晚上雨停了之後，她們四姐妹一起來到了我的屋子，看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便沒有把我弄醒。她們先把我腿上受傷的地方用草藥敷好，然後回去

準備熬藥的材料。女娃還在我平常鋪在地上睡覺的草榻上，給我放了那張很漂亮的獸皮，然後扶着我躺上去。「難怪舒服極了。」我心裡想。

「大衛，」女娃接着說：「你看你這頭長長的散髮，你得經常洗喔！你聞聞！上衣和方布這樣髒你還穿着，你看看！你會洗嗎？」

「我會的，我會的……」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女娃說。過後的幾天裡，女娃每天都帶藥湯給我，還替我更換腿上敷的藥。而我每天都一跛一癱地跑到靠着屋子旁邊的河裡洗頭，每天都把身上的衣服洗乾淨，洗了又洗，洗完了再聞，聞了又洗。我每天都盼着女娃來，幾次顧不上腿上的痛，離開了屋子，朝着離樹林不遠的山谷的方向，往女娃的屋子走去。只是每次走了一會兒後，腿上的痛卻又把我拉回到自己的屋子裡，整天都在屋子內外沒完沒了地轉來轉去。

過了幾天，我好多了，腿上的傷也好了。有一天，女娃再過來看我的時候，還帶來了一隻小鳥，就是後來一直陪着我的小毛。

「大衛，」她把長長的眼睫毛垂得低低地說：「這隻鳥是今年年初的時候，少季姐送給我的，我送給你。有牠陪着你我就安心了。以後你見到牠，就是見到我了。」那一刻，我想，真奇怪，安甚麼心？我不是好好的嗎？

第一次見面之後，只要女娃姐妹到訪，她們都會跟雨師打個招呼。也有點意外吧，雨師居然也同意了，在她們姐妹到訪梅山的日子裡，我就不用跟大夥兒採集，也不用到倉庫裡工作。在這些特別的日子裡，我會一邊帶着小毛，一邊和女娃她們一起去採集野果、製作陶甕、打凹腰鼓、敲石磬，跟着她的姐姐們隨着節拍唱歌。女娃的三個姐姐當我是她們的小弟弟一樣，尤其是大姐少季，可能是我救了她的三個妹妹吧，她好像特別疼我，經常給我煮肉湯，又弄一些她最拿手的石板烙餅和烤肉串。不過，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可能她不喜歡大衛這個名字吧，她跟我說話的時候從來不看着我，目光東藏西躲的，微笑時候的面容也是硬繃繃、冷冰冰的。

女娃說，她們還有一個叫百磊的弟弟也經常來到梅山，不過他好像很忙，也從來不參加採集，我們也就沒有見

過面。女娃還說，姐弟們的父親炎帝整天只是埋頭在藥草堆裡，為受傷和生病的族人找適合的藥物。她說：「大衛，有機會你見到我父親，你就尊稱他……炎帝伯伯吧！」

有些時候，鳥兒會唱着戀歌，蟲兒會呼喚着同伴，女娃便會甩開了她的姐姐們，拉着我找個別的地方，設個篝火，在篝火旁邊起舞，一起喝一個葫蘆的酒。到了晚上，我們會跑到荒僻的野外，天上照下來的月光，總是無緣無故、不由分說地，把我們倆絆倒在草地上。小毛也會找着其他的小鳥，在我們身邊唱着一些不知名的小曲兒。有時候，我們也會跑到她的屋子裡，或者跑到我的屋子裡，她會以她的雙臂，把我緊緊地抱着，又以她溫婉的聲音，牢牢地牽動着我的心。她經常跟我說，她最喜歡去東海¹⁹靠近大河²⁰的海邊，和一大群鷗鳥一起玩。

「大衛，我們以後一定要找個機會，一起去東海海邊玩。你記住啊，萬一我們分開了，不管甚麼時候，我們就在東海的海邊等。好嗎？」

可是，我想，現在我都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和她再見面了。

「娃兒……」我低聲喊着女娃的名字。是的，我知道，在屋子裡，我只是一個人。不過，女娃的名字、女娃的影子、女娃的聲音、女娃的體熱，好像都還在屋子裡的每一個角落陪着我。我的一頭長髮迎着窗外送進來的微風曼舞般飄着，彷彿女娃的一雙溫柔的手輕撫着我的臂膀。我又把葫蘆放到嘴邊，咕嚕咕嚕地喝了幾口，胡亂地把身旁的雞和魚送進嘴巴裡，也撕下了幾塊給小毛。

「小毛，好多個月了吧？我甚麼時候才能再見娃兒？」

小毛沒有回應，只是一直看着我，好像挺同情我的模樣。

20 19

即今天的渤海，古時候渤海為東海的一部分。

大河是黃河在中國古代的稱謂。

第二天天未亮，我頭痛欲裂，好不容易才爬了起來，火塘裡的火還在燒。我趕緊收拾好東西，隨便抓了陶盤裡一些剩下的食物，把我和小毛餵飽了，然後走到屋外。回過頭來，我還是把這間小屋子再看了一遍。

「多少年了……」我跟小毛說：「火塘裡的火還在燒呢！隨它去，留點痕跡吧。」

「那你的農產品呢？還有海貝？不拿了？」

「你想他們會容許我拿嗎？我還是個奴隸欸！拿不了的，算了……」是啊！那是多少年的努力，多少年的心血！「不可惜嗎？」

「……」

划着樹皮船，過了扶彝水，我一直回頭，看了又看。

「不要再看了，」小毛說：「以前的路已經走完了，以後的路還等着你走！」

不知怎的，我的雙腿就是不願意動似的。不過，不一會兒，我還是到了箕伯的屋子門前，看見夸父和雨師，他們也到了。我們一大夥兒便開始往九遞山的方向上路，朝黃帝部族的地域出發。

第四章 回想兒時點滴 迎來人生轉折

「現在走了該有一半的路了吧？夸父、雨師和他們的兄弟們都吃飽了吧？」我每一天都在盤算着，反正沒有事做，便跟小毛聊兩句。陪行的幾個蚩尤部族的族人，他們手裡都抱着一個個牛頭骨架，閒着的時候就跳着、喊着、嚷着。還有他們帶來的幾隻凶巴巴的大鳥，跟周圍的蟲兒叫着吵着，煩透了。還是娃娃送我的小毛聽話，一路上站在我的肩膀上不吭聲。

我們一路上已經走了好幾天，到了一條不知名的河流，旁邊不遠是一片樹林。幾天來，箕伯一直悶悶不樂、低着頭一言不發地陪着我。我挨着一棵大樹，坐在箕伯的身旁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倆都好像很無奈的樣子。

「大衛，」箕伯捋着他那把長長的白鬍子，終於開口和我說話了。他說：「我們快到九遞山了。這裡是都亭山²¹，前面的河流是江水，對岸就是黃帝老頭的地方了。在不遠處不是住着幾戶人家嗎？我想應該能找點吃的，大家可以休整一下了！我們今天就在這裡歇着吧！」說罷，箕伯低下頭，閉上眼睛。老先生也累了。

我走到河邊，朝着那剛過了頭頂的太陽，看着前面。我快回到昆侖山了？回到黃帝部族的地方會怎樣？黃帝大父會怎樣對待我這個小孫子？那裡現在變成甚麼樣子了？阿娘還好嗎？小時候一起玩的小兄弟們，阿海、阿南，對，還有和我最合得來的阿廣，他們都長大了吧？還認得我嗎？他們認得的是現在的大衛，還是以前的阿旦？他們當我是他們的族人、他們的兄弟，還是當我是一個外族來的陌生人？

快到傍晚了，嫩綠的草原上長滿了各色各樣的花朵，一束一束的、黃的、白的、桃紅的，還有不少的蝴蝶穿插在其中，似乎顯示着一片光明的前路。

21 位於今天湖北省西南部利川市齊岳山的中部。

「箕伯說，對岸就是黃帝部族的地方了。一切都好像很美好，不是嗎？」我跟小毛說。

「是嗎？天上還偶然灑着雨，滴滴答答地打在樹葉上，打到泥沼中。不過，你不覺得太陽有點莫名其妙，它還是大大咧咧地照着大地！也許對岸就是黃帝部族的地方，但你看得見嗎？到了對岸之後的路該怎樣走，你知道嗎？」

「……」

從山腳幾戶人家的房子裡，忽然跑出來幾個小孩，手牽着手，圍在一起又跳又唱又嚷，還有幾隻小狗圍着他們不停地叫。我頭頂上的鳥兒呀、腳下的蟲兒呀，牠們的吱叫聲，腳下不遠的水聲，和夸父、兩師他們發瘋似的吵鬧聲和嘶喊聲，和他們的大鳥呱呱的吼聲，不斷地呼應着，從我身後的山谷沒完沒了地迴轉過來。一切都好像在告訴我，他們期待着甚麼慶典似的。

我回到大樹下，箕伯看着我，又開口對我說：「小子，蚩尤大哥對你的期望，你應該很清楚。以後你要知道怎樣為蚩尤大哥做事！不要忘恩負義！明白嗎？」

又是那幾句話！但是，我真的明白了嗎？這幾年，蚩尤和夸父他們也不斷地從不同的途徑這樣告訴我，要我回去黃帝部族後應該為蚩尤做事，前一天臨離開蚩尤的大屋的時候，他們還在說呢。回首十多年前，我還是和黃帝大父的他的一眾孫子孫女一起。我們在黃帝大父所住的昆侖山，過着無憂無慮、平凡不過的日子。自從被俘虜到蚩尤部族的梅山之後，我可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踏上從蚩尤部族回歸到黃帝部族的路。這條回歸的路將會是甚麼樣的路？會是一條活路嗎？還是一條絕路？或者，我本來是可以有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可以走？

正在想着，聽見山腳下的孩子們在嚷，我彷彿又聽見阿廣在喊我：「阿旦！」阿廣也是黃帝大父的一個小孫子，比我稍大一兩歲，是我兒時最好的朋友，和我住得最近，我們兩個人之間說的悄悄話，也只有我倆能聽得懂。阿平姐姐、阿海、還有阿南，他們年紀都比我大，住得比較遠，他們都當我是一個不顯眼的小弟弟。

我記得就是那個傍晚，那個使我這一輩子發生了轉折的傍晚，我剛在昆侖山外圍的一個樹林裡閒着沒有事做。那裡有一條小溪，我就在小溪旁邊找着阿廣，他也是正在聽着小蟲的叫聲、小鳥的啼聲、腳下的水聲。那天的雨也是滴滴答答地打在樹葉上，打到泥沼中。

「嗨！阿廣！」我回應着阿廣。阿廣很小的時候只喜歡玩耍，尤其喜歡經常跑到老遠，和其他部族的小孩玩，也會和這些孩子交換玩具，不知道這次他又有了甚麼鬼主意了。

「你看！阿平姐姐剛給我做了這幾個響當！」阿廣很得意地給我看他手裡的新玩意兒。也真的是又漂亮又好玩！幾個響當都塗上了一層一層的、不同色彩的三角形紋飾，紅的、白的、黑的，周邊還開了幾個鏤孔，裡面不知道放了甚麼東西。搖晃的時候，它就噹噹噹噹地響着。

「阿旦，這樣吧，」阿廣很開心地接着說：「我知道明天一大早，阿海和阿南他們會跑去東面山後的河邊去玩，我們跟他們去，一起玩這個！」

「太好了！」我跳了起來，拍着手，眯着眼回答阿廣說。心裡還想着：正好！阿娘不是說，她明天一大早去河裡洗衣服嗎？

東面的山丘離昆侖山山腳不太遠，不過走也得走上大半天的路程，我也只是去過幾次，但已經好久沒有去了。那天晚上，我興奮不已，在火床上翻來翻去，無法睡覺，整個晚上在盤算着：明天一早我們又會經過那點綴着很多野花的一大片草原，阿廣又會摘下一大堆各種顏色的花，然後送給阿平姐姐！我知道阿廣一定會和其他部族的孩子交換玩具，他會說：「嗨！你這個玩意兒是甚麼東西？我真的沒有見過！」對方的孩子一聽便知道，他們再不佔阿廣的便宜更待何時！他們會說：「有甚麼東西是你見過的？」這些孩子就會召集他們自己的幾個玩伴，然後便一起哄阿廣：「你身上有甚麼東西儘管拿出來，我們看看，看對了好說話。」

阿平姐姐經常對我們說，阿廣就是不知道吃虧，把自己最好的東西都給人家看，人家看完之後便統統拿走，自己拿回去的東西，不是一會兒便破破爛爛，就是根本沒有用，阿廣回到昆侖山後盡是挨罵。有一次，對方的孩子給

阿廣吸了不知道甚麼東西，聽說是用一些草熏出來的一陣陣很濃的煙，阿廣吸了以後便迷迷糊糊的，甚麼事情都懶得動，沒有多久又想向那些孩子要，說吸了以後感覺很舒服，還把大父送給他的一些寶貴的東西，都悉數地拿給了那些孩子，跟他們換來一大堆的那種草。後來這事給阿平姐姐發現了，又是把阿廣臭罵了一頓，找人把換回來的草統統給燒個清光。

「你這個笨孩子！你傻不傻？吸了這些臭草熏出來的煙，整天昏昏欲睡，站都站不起來，弄垮了自己的身體，不就是廢人一個嗎？你以後怎樣做事？怎樣活下去？」阿平姐姐每天都在說阿廣。

第二天猛然醒過來的時候，太陽早已經出來了。「糟了！」我急急忙忙地爬起來，肚子還餓着。反正阿娘不在家，正要動身準備去和阿廣會合的時候，在門外卻和風后²²大臣碰個正着。風后是黃帝大父的第一任宰相，雖然是個小老頭兒，蓄着一頭長長的黑髮和一小撮黑鬍子，但他雙臂卻孔武有力，一點都不像個老人家。

「阿旦，想去哪裡？」本來是不想給大人們知道的，我有點支支吾吾，不知道該說還是不該說，不過還是說了。

風后聽了之後嚇了一跳，他喊道：「哎喲！那裡是桓水欽，太接近蚩尤部族的地域了！你們這幫孩子怎麼還是這樣不懂事！你阿娘辛茹呢？她在屋裡嗎？」

「她沒有在屋裡，去了河邊洗衣服……」

「嗯！」風后捋着他的一小撮黑鬍子，尋思了一下，說：「好！阿旦，你在這兒等我，不要走開！」

我看看風后，他匆匆忙忙地走進我的屋子裡。過了一會兒，他從屋子走出來，手裡拿着一根我當玩具的尖木棒子。

22

風后是上古時代中國神話傳說中黃帝的臣子，是伏羲的後裔，也是風姓部落的首領，精通天文曆法及兵法。

「大臣，」我問風后說：「這支尖木棒子好使嗎？拿來做甚麼的？」

「以防萬一嘛！你就不需要問了。阿旦，我們現在去看看！」風后拉着我的手，邁着大步往東面的方向走。

「然後呢？」

「然後甚麼？走！」

才沒有走多遠，壞了！肚子裡突然傳來噁哩咕嚕的聲音，好像在提醒我：阿娘弄好的早飯我還未吃呢！嗯！算了……還是走吧！玩更重要！

我們好不容易到了那個叫桓水的河流一帶，到了那條河前面的山頭，山上有很多高高矮矮的草叢，我以前和阿廣他們在那裡玩過幾次，每次都玩得特別開心，但當天卻沒有聽見期待中的歡笑聲和嬉鬧聲。

「阿廣！阿海！阿南！」我喊破喉嚨地呼叫着他們的名字，卻沒有一點回應。

「阿旦，這座山丘不小，你們平常是在甚麼地方玩的？」風后問我。我依稀記得山上高處有一個很深的山洞，山洞前有一片空地。

「大臣，可能剛才下過雨，他們跑進山洞裡避雨去了。我帶你去！」我們兩個往山上跑了一會兒，到了山洞所在的地方，雨算是停了。

「阿廣！阿海！阿南！你們在哪兒啊？」我沒命地往洞裡喊，往洞外喊，但是我聽見的，只是洞內傳過來自己喊話的回音。

我們接着轉身下山，朝着河流的方向走。一路上，我們一邊喊着阿廣他們的名字，一邊留意着他們有沒有留下走過的痕跡。走了沒有多久，便看見好像有一群人站在不遠處的淺灘附近，淺灘旁邊是一片片下雨後的泥沼和亂石群，還有零星星的草堆和幾棵大樹。我跟着風后急忙地跑過去，前面迎來的卻是一個身軀龐大、頭髮過肩，看來

是一個兇悍勇猛的大漢。他兩隻手臂上拖着兩條好像是蛇的東西，一隻手握着手杖，凶巴巴地站在我們前面，擋住去路。大漢身後不遠處，還有好多個好像是那個大漢的兄弟，他們就站在不遠處的一條小溪旁邊。那些人看上去都像一群妖怪似的。跪在他們前面的，就是阿廣，還有阿海和阿南三個！

「阿廣！阿海！阿南！你們怎麼回事？」我急得快要哭了，但又不敢喊出來。風后一直拉着我的手，吩咐我躲在他的身後，不准我發出聲音，也不准我走近阿廣他們。

第五章 無故蒙難被俘 落戶蚩尤部族

「風后大臣，你還好吧！很高興今天又和你見面！」是那個大漢先說話，說的還是黃帝部族的語言。

「夸父老兄，我認得你，我們好久沒有見面啦！」風后回應說。是，那個大漢就是我後來認識的夸父。

「嘩哈！嘩哈！」夸父的笑聲好像打雷似的，我幾乎來不及掩住耳朵。接着，夸父做了一個好像很友善的表情，說：「風后大臣，我們剛才和孩子們玩得很高興喔！歡迎你也來參加啊！我們一起玩不是更開心嗎？」

「玩夠了吧？那你現在得立即把孩子放開，他們要回家啦！」風后把來意說得清楚。

「哼！廢話少說！你居然斗膽差遣這群孩子，指使他們闖進蚩尤大哥的地域！」夸父一下子換了個表情，一邊瞪着他的一雙眼睛看着風后一邊說：「你現在想我把孩子放開，你便帶他們回家了？」

「廢話！這地域本來就是黃帝部族的範圍！夸父，你說清楚，你這是甚麼意思？」風后怒不可遏。說着，也沒有等夸父回應，便大步大步地朝着夸父的方向走過去，手裡還拿着我當玩具的尖木棒子，我也一步一步地跟在風后面。

正在風后好像要動手之際，「且慢！」夸父喊道：「風后大臣，你沒有看見我還在跟這幾個孩子在玩嗎？我們還玩得挺高興的！可你就不理會這幾個孩子的死活了？」

只覺得風后好像微微一驚，頓了一下，手裡還把那根尖木棒子緊緊地握住，喉嚨裡發出一陣陣很低沉的怒吼聲，他那頭長長的頭髮幾乎全豎了起來，也不再理會夸父說甚麼，拿着尖木棒子，跨着大步，繼續一步一步地走下山，走向夸父。夸父也不敢怠慢，只見他把弄着耳朵上的兩條黃蛇，使勁地把他兩隻臂膀上的蛇甩了一甩，也大步大步地朝着風后的方向走過來，走得整個山坡都在撼動。

我一邊躲在風后身後一邊走，生怕被夸父發現。只是走了幾步，我感覺到衣裳裡好像有點濕了，雙腿也好像不好搬動了，便趁着他們不留意，急忙躲到身旁一棵樹的後面，蹲了下來。

這個時候，夸父也站住了，沒有再朝風后的方向走。他遲疑了片刻後，便轉過頭，跟他的兄弟說：「兄弟們，你們過來，好好伺候風后大臣！」夸父的七八個兄弟幾個快步，走到了夸父前面後便停了下來，死死地盯着風后，擋住了他的去路。他們好像在估量着形勢，站了一會兒後，其中幾個兄弟便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到風后的身後，把他團團地圍住。

「風后大臣，」夸父眯着眼，冷冷地說：「你們那幾位武將跑哪裡去了？還活着吧？為甚麼只派你一個人來？你覺得你這根尖木棒子有用嗎？你憑甚麼和我鬥？開玩笑吧？哼！」

風后沒有回話，依舊緊緊地握着尖木棒子，站着不動。

「看着我！」夸父用命令的口吻對風后說：「你回去告訴黃帝老頭，前面的山頭一直到涪水²³岸邊的土地，再到茶坪山²⁴，都是屬於蚩尤部族的。你聽好了嗎？回去和你的黃帝老頭說，同意了，我立刻把他的孫子都放回家，嗯？」

還沒有等風后的回應，「甚麼人？」夸父突然轉過頭朝我的方向喝問：「誰躲在樹的後面？」

我被這一問嚇得魂不附體，雙腿一軟，整個人就倒了下來，倒在樹旁矮矮的草堆裡。腦袋裡一片空白，根本想不出來我該怎麼辦。只聽見一陣沉沉的腳步聲後，我舉頭一看，夸父已經站在我面前，他的頭剛好擋住了大半個太陽，整塊臉漆黑漆黑的。

²³ 現為涪江，流經四川省北部至重慶市。

²⁴ 今日龍門山，中國四川北部主要山脈之一。

「孩子，告訴我，你是誰？」夸父很溫柔、慢條斯理地問我。我裝着沒有聽見，不知道該說還是不該說，也就豁了出去。一下子，自己也不曉得哪兒來的勇氣，拚了命地撲上這個叫夸父的怪物，舉起我自己覺得蠻有勁兒的兩隻拳頭，向着夸父那好像石頭一樣、硬繃繃的肚子胡亂地打！

「我阿旦是黃帝我大父的孫子，才不怕你，老妖怪！」我提高了聲調，想着應該能嚇唬嚇唬這個夸父。

夸父「呱呱！呱呱！」地笑了兩聲。「哈！原來都是黃帝老頭的孫子！」夸父得意地說，他的笑聲震得我的兩隻耳朵差點沒有掉下來。

我還沒有回過神來，夸父便伸出他一邊的臂膀，把我整個人從腰間凌空地舉了起來，然後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我舉起一雙拳頭，正想着要捶打夸父的脖子，卻看見他手裡的一條蛇朝我張着大嘴，他耳朵掛着的一條蛇也凶巴巴地盯着我。我只得把拳頭放下，任由夸父抬着我走。他走了幾步，便把我重重地甩到地上。

我仰面倒下，屁股被甩得痛入心肺，大聲地叫了一聲：「哎喲啊喲！你這個死老妖怪！」抬頭一看，才發覺夸父對着我瞪目而視，一副要宰了我的架勢。

「哼！」風后頹然地哼了一句，遲疑了一下，便見他把手裡的那根尖木棒子緩緩地放到地上，站起身子，舉起雙手，說：「夸父，算你狠！我回去請示黃帝陛下，你就不要為難這些孩子了！」

「好！風后，我在這裡等你！」夸父一邊說，一邊得意地把弄着手裡的兩條蛇。「我相信你，你不要搞甚麼花樣，孩子們都在我的手裡。我想你也應該聽說過我的脾氣吧？」轉過頭，夸父對他的兄弟們說：「放開大臣！」

風后呆呆地站着，好像在想甚麼似的，然後把地上的尖木棒子又重新撿起來，從遠處向我喊話，說：「阿旦，你過去和你的哥哥們一起，阿海、阿廣、阿南，你們都不許亂動，等我回來！」

我定了定神，快步地跑到阿廣的身旁，躲在他的身後，坐在地上。我們幾個孩子一直都不敢吭聲，靜靜地看着風后離開，也盼着風后能夠快點回來。

隔了半晌，我摸摸腰間，「咦？我的寶珠呢？」我失神地往剛才躲着的那棵樹的方向瞧過去，那顆黃中帶白的寶珠給太陽照得特別耀眼，閃亮閃亮的，它就躺在那棵樹前面好幾步之外的泥沼裡。

壞了！剛才那個夸父把我舉到半空的時候，那顆寶珠便掉下來了！

突然，寶珠的閃光也把夸父的目光吸引了過去。他只是幾個箭步，舉起他那沉沉的腳步，「嘖！隆！嘖！隆！」地走着，每一步都使我坐着的地上震動了一下，害得藏在草堆裡的螞蟻慌張地四處亂竄，還跑到我的腿上。只見夸父走到寶珠躺着的地上，撿起了寶珠，又走到我身旁。

「孩子，是你的嗎？好，告訴我，這是甚麼好玩的東西？」夸父面容扭曲，兩隻眼睛傻乎乎地看着寶珠，卻用和顏悅色的口吻問我。

我看着這個夸父，又看看他肩膀上的兩條蛇，也真的不敢把寶珠搶回來，但又不甘心寶珠被這個夸父白白拿走。想了一想，不管那麼多了，便喊道：「是我的寶珠，它叫東方之珠！是我的黃帝大父送給我的！大父說我長大後，它就會變成無價寶，使我得到天下！你懂甚麼？快還給我！」

夸父也沒有理睬我，拿着寶珠，琢磨着是甚麼東西，自言自語，好像很開心地說：「太好了，我可以把它獻給蚩尤大哥！」然後逕自走到幾步外一塊寬平的石頭，砰然地坐了下來，手上還抱着寶珠不放。我還是躲在哥哥們的身後，拿這個夸父沒有辦法。

過了一會兒，夸父的兄弟們找來了他們要吃的，原來是一大堆沙子²⁵，還有一堆蠕來蠕去的蟲子，用幾塊大塊

的樹葉包裹着。他們一起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津津有味。我從來不知道蟲子和沙子是可以填肚子的。吃完了，夸父和他的兄弟們便開始唱歌，夸父「嘎嘎！呀呀！」地唱，和我在黃帝部族那裡聽的很不一樣，難聽死了。

這樣又過了一會兒，夸父和他的兄弟們也累了。只見夸父伸了個懶腰，打了一個很漂亮的呵欠：「哦！噉！」我幾乎來不及掩着耳朵，呵欠的聲音卻引來了很多蟲子的回應，牠們都好像被夸父的呵欠吵醒了，嗡嗡地叫個不停。接着，夸父閉上眼睛，好像是打盹去了。一下子眾人都安靜下來，似乎所有的人都很有耐心地等着風后回來。除了我的肚子一直咕哩咕哩在響之外，一切都好像歸於平靜了。一陣陣微風吹來一絲絲草的香味、花的香味、樹的香味，也傳來小蟲的叫聲、小鳥的啼聲，似乎大家都在享受着這片刻的安寧。我一邊聽着，一邊張開眼睛偷偷地看着夸父，他還是在閉目養神，我的寶珠還在他的懷裡。

果然，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分，天色已經開始昏暗，卻見風后和兩個侍衛從遠處急急地走近。三個人一線排開，風后在中間，三個人一邊走，手裡一邊捧着一張蠻大的羊皮，羊皮裡面好像塞進了一些甚麼東西，沉沉的。他們走到夸父跟前不遠的地方，只見夸父伸了個懶腰，又打了一個旱雷似的呵欠，懶洋洋地站了起來，甩着手臂上的兩條蛇，然後吩咐他兩個兄弟走近風后他們三人站的地方，示意他倆檢查一下藏在羊皮裡的東西。那兩個夸父的兄弟走近風后，仔細地把羊皮裡的東西看了一會兒。他們看完後，向夸父點了點頭，說：「是黃帝老頭的。那即是說，他同意了。」

「好！大臣你果然守信用！」夸父得意地說：「開陽，」他喊着一位身形高大的蚩尤兄弟。這個開陽身上披着一件蓑衣，上面插滿一把一把好像利劍的谷葉，每一根谷葉在太陽光底下都透出一股殺氣騰騰的寒光。

「把大臣手裡的東西收下，放孩子們走！」夸父吩咐他的兄弟說。

「你這個妖怪！快還我寶珠！還我寶珠！」我跟着風后一邊走，一邊吵着哭着。

也許我太矮小了，跑也跑得慢，就當我一邊吵吵鬧鬧，一邊又想着回家之際，忽然，一道白光在我面前閃過，也不知道那個開陽甚麼時候，靜悄悄地躲到我的身旁。他拿着一根長長的谷葉，凌空就劈在我的鼻子前面不遠處，

幾乎把我的腦袋砍掉。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連忙立住不敢再動。

「孩子，你叫阿旦？好，你留下來。」夸父不慌不忙地向着我的方向喊話說。

甚麼？夸父這句話好像他的一隻拳頭，重重地打在我的腦門後面，把我的腦袋從嘴巴裡轟了出來似的！

「我……我……甚麼？」

「夸父！你不能這樣無賴！」只見風后的黑鬍子往上一翹，氣呼呼地朝夸父喝道。

「大臣，」夸父輕描淡寫地說：「剛才我答應你放走孩子的時候，阿旦還躲在樹後，沒有出來吧？我倒沒有答應過你把阿旦放走啊！對嗎？」

阿廣剛才還跟着風后走，突然他猛力地推開風后，想走過來拉我的手。「阿旦！阿旦！」他邊哭邊嚷，轉過頭對着夸父破口大罵：「你這個該死的老妖怪！你放開阿旦！」

「臭小子，你的嘴巴放乾淨點！」夸父瞪着阿廣，不耐煩地說：「我們孩子給你吸的那些煙草，舒服吧？你居然找人把那些草全燒了？哼！我還沒有跟你算帳！」

接着，夸父把目光慢慢地轉了過來，死死地盯着我，又把弄着他手臂上的兩條蛇，好像在想甚麼似的。他回頭吩咐開陽說：「阿旦這個黃帝老頭的小孫子有意思，好好看管他，我想蚩尤大哥以後會用得上。」

「夸父，你聽着！」風后站在阿廣幾個兄弟們面前，回過頭來，哼了一聲，大聲地說：「我向天神發誓，以後再相遇，我會把阿旦帶回去，然後把你的頭砍下來！」

我看着風后帶着幾個還不斷在哭的兄弟，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走遠。天色是全黑了，只有零零落落的幾顆星星點綴着夜空。已經熬了一天，累透了，肚子又餓，旁邊站着夸父和一大幫長相可怖的大漢，我連哭都不敢哭，也不敢問有沒有吃的，更不敢再問寶珠的事。不過，我感覺下裳裡好像又濕了一點點。

雨又開始下了，那天的雨也是滴滴答答地打在樹葉上，打到泥沼中。我拚命地跟着夸父他們一夥兒，三步快兩步慢地走着，也不知道要去哪裡，只知道自己不要被他們踩個稀巴爛，也不要一個人在黑夜裡落單。

就這樣，我糊裡糊塗地在蚩尤部族落戶了。算一算，快十二年了。

第六章 初到蚩尤部族 認識蚩尤族人

「呱！呱！」

兩聲雀鳥的驚叫聲使我緩緩地回過神來，小毛卻躲進了我的頭髮裡。

「沒有甚麼，」我跟小毛說：「是箕伯他們帶來陪我們回歸黃帝部族的幾隻大鳥，牠們剛才在我們頭上掠過。」我一邊說，腦子裡一邊還是回想着那些過去的事情。我看了一下在旁邊坐着的箕伯，便想起在夸父帶着我踏足蚩尤部族地域的第一天，第一個迎來的，就是這個蚩尤的師弟箕伯，那天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箕伯碰見了我 and 夸父之後，他們倆便談了幾句，接着箕伯瞄了我一眼，轉身跟夸父像吵架似地說：「好！我現在便向蚩尤大哥匯報去！」他說完便搖搖擺擺地拖着他的蛇尾巴，走開了。

當日夸父和我在路上走了不久，又碰上一個長着烏黑的大鬍子、舉動有點瘋瘋癲癲的野人，他也像夸父一樣長得特別高。那天，這個野人在路上碰見我們後，便把我和夸父帶到他住的屋子裡，說我和夸父可以在他的屋子裡歇歇腳，休息一下。他的屋子就在不遠，進去之後，我看見屋子不算大，但屋頂卻高高的，牆壁上掛着很多不同的鳥的雕塑，也塗了一些壁畫，案子上和地上都放了很多骨雕和石雕，窗戶旁的地上也種滿了各樣的花草。不遠處還有很多個小小的火塘，每個火塘裡都燒着一小堆樹枝和乾草，冒着一縷一縷的輕煙，還散發着各樣的氣味，使整間屋子猶如一座煉丹的作坊。

當時我在想：這是甚麼地方？臭臭的，還弄得我眼睛癢癢的！嗯！原來蚩尤部族也有野人？家裡居然還裝着一副優雅的仙人氣派！

這個野人看着夸父，說：「哟！兄弟，看你今天神采飛揚的，心情好像特別好欸！連你手臂上的那兩條蛇都是個不停，挺興奮的，嗯！有甚麼值得高興的事嗎？」

「哈！兄弟，我們早幾天和黃帝老頭的風后玩了一整天，還把那老頭的小孫子阿旦擄了過來，今早我要帶他去見蚩尤大哥。你看！」夸父得意地說。

「是嗎？在哪裡？」

這個野人問得真奇怪，我不是好好地站在他面前嗎？

「不就站在你面前嗎？」夸父說。

或者我站在兩個巨人面前，也真是長得太矮了。野人眯着眼，向周圍掃了一遍，說：「沒有看見喔！在哪裡？」

「兄弟，」夸父有點不耐煩地說：「你把脖子再彎低一點吧！他不就在你的腳邊嗎？」

野人把脖子彎彎地垂了下來，把眼睛睜得像眼珠子都快要掉下來似的，他的大鬍子也幾乎沒有把我活活地扎死。

「哈哈呀！我看見了！夸父兄，他的眼睛小得像兩粒沙子，能看見東西的嗎？」野人一邊說，右手一邊按着肚子，笑得身子仰翻了，左手拿着的杯子裡的水不斷地滴到地上，差點把他自己滑倒。「這一粒小東西算是個甚麼孩子？開玩笑！」

甚麼意思？

「好了，」野人忽然間板直了身子，又着腰，俯視着我，對着我很嚴肅地用黃帝部族的語言跟我說：「孩子，你叫阿旦？黃帝老頭的孫子，是嗎？好吧！我是雨師，你好好聽着，你來到我們部族，就得守我們部族的規矩！明白嗎？」

雨師？甚麼爛名字？甚麼規矩？

這個野人就是後來沒有少給我規矩，還給我起了一個他們的名字，又派我上戰場的雨師。我心裡暗忖着：原來他也會說黃帝部族的話的。他的話說完了，但還是一邊盯着我，一邊用那隻沒有拿着杯子的手擰着他烏黑烏黑的大

鬍子，好像在想些甚麼事情似的。他想了好一會兒後，別過臉，跟夸父用蚩尤部族的話說：「夸父兄，雖然他只是個小孩，不過他看來也挺結實。嗯！好吧，這事是蚩尤大哥以前曾經吩咐的，我們以後得看看蚩尤大哥怎樣安排了！反正我們現在也正需要人手，就先給他做一些苦工，伺候我們兄弟去，你說呢？」

兩師也沒有等夸父回答他，便轉過頭看着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似笑非笑地說：「孩子，餓了吧？我請你吃東西喔！」然後轉過身，拿起他身旁一個高高的陶器，從陶器裡抓了一把像棗子的東西，很隨意地灑在我前面周圍的地上。

「不要急，慢慢吃吧！呵呵！」說完就抬起他好像兩棵大樹般的雙腿，大步大步地走開了。

我當時瞪了這個兩師一眼，心想：這個兩師真是個討厭的傢伙！黃帝大父那裡這些棗子多的是喔！可是我心裡就是想不明白，這個怪物為甚麼這樣瞧不起人，居然把東西全灑到地上給我吃，嘴裡還說我甚麼甚麼的！不過，當時我也真的餓壞了，也就沒有想太多，拾起旁邊的棗子便往嘴巴裡塞……

「好了好了，阿旦，吃夠了，你看我們兩師對你多好，剛見面，便請你吃好東西了！你在黃帝老頭那裡怎會有？哼！」夸父一邊說，一邊拖着沉沉的腳步走過來，還把我正在吃的一些棗子踩個稀巴爛。「剛才箕伯大哥吩咐了，我們現在得帶你去見見蚩尤大哥，見面的時候說話小心點，聽見了沒有？」

哦，剛才那個老人家叫甚麼箕伯！又是一個甚麼爛名字！這裡的人真有意思，一大堆古古怪怪的名字，還吃沙子，吃蟲子，不過原來也吃棗子呢！

當時我也沒有想太多，管他甚麼蚩尤大哥小哥、甚麼箕伯、甚麼夸父兩師的，趕緊多抓幾顆在地上一一些還算完整的棗子，能塞多少進嘴巴裡就塞多少。

我年紀還小的時候，便已經聽說過蚩尤的大名，只是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見到這個蚩尤。「哈！今天總算有機會見見這個怪物了！」我心裡想。大父經常告訴我們，蚩尤又高又壯，有一個牛的頭，兩隻牛的角度，四條牛的腿和六

隻臂膀，還有五隻眼睛，一身又硬又黑。大父和他打過幾次仗，幾乎每次都被蚩尤佔了便宜，蚩尤還搶了黃帝部族不少的土地和寶物，大父一聽見他的名字就頭痛。

離開了雨師的屋子後，我隨着夸父小心翼翼地走，生怕走錯了腳步，被他一腳把我踩成肉泥。走了不多久，來到了一塊大草坪，前方聳立着一座高高、方形的大屋，比周圍的房子明顯高得多、大得多。大屋的外圍是白得發亮的圍欄，圍欄內是一個種了好多不知名的樹木和花草的庭院。大屋的四道外牆都有很多粗壯的木條作為柱子圍着，整個屋頂都抹着厚厚的草泥，可能剛修建不久，那些草泥好像還有一陣燒烤過的味道。大屋門口的前面有一道長長的臺階，臺階的兩旁各站着十來個衛士，他們手裡都握着長矛，看來兇狠得很。

夸父帶我走進了庭院，踏上了臺階後，從大門裡走出來一個魁梧壯碩的大漢。夸父跟那個大漢說：「是黃帝老頭的孫子！要通傳一下嗎？」

大漢用眼角瞄了我一下，把一雙眼珠子翻進了上眼簾，又撇了一下他的大嘴巴，然後別過頭去。我聽見的，好像是從他的屁股傳來的一聲：「哼！」

又是甚麼意思？

夸父看我瞧着那個大漢，便跟我說：「他是恒奴，是我們部族的一個兄弟，負責貼身保衛蚩尤大哥。他好厲害的！作戰的時候，他身體裡有幾道繩索，他的兩隻拳頭和兩隻腳掌，隨時可以從身體剝離，然後甩出去殺傷敵人！打鬥之後，拳頭和腳掌還能夠通過那些繩索，再拉回到身體來！」夸父他停了一下，繼續說：「我們部族裡有本事的人可多了，你們黃帝部族？哈！」他手臂上的兩條蛇好像在附和着牠們主人說的話似的，居然張着嘴巴，向我露出猙獰的笑容。

我避開了兩條蛇的目光，轉過頭看着恒奴，心裡崇拜極了，心想：「啊！原來他是個有本事的人，厲害！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拜他為師！」想是這樣想，手心卻不期然地有點冒汗，又想：「不過，瞧他那看不起人的表情，哼？哼甚麼？唉！看來，有朝一日真的拜他為師，我都不知道要吃多少苦頭了！」

恒奴通傳過後，便引領我和夸父進了蚩尤的大屋。只見大屋的中間有好多根柱子，屋頂上還開了一個很大的天窗。屋裡的一角有一個不小的火塘，旁邊還有一張火床，牆壁上塗着好多鳥像的壁畫，還有一些魚的圖案。牆壁前面的案子上，放了很多骨雕、石雕、陶器、陶雕和陶像。在屋子的另外一個角落卻放着不少樹皮、獸皮，周圍還掛着葫蘆、大大小小人頭造的殼、竹筒、獸角等器皿。屋子的遠處是一塊一塊帶金黃色的石頭，還有一堆一堆的斧頭、石球、石刀、長矛等武器，一卷一卷的繩索，和一些不知名的工具，放滿在地上。

恒奴和夸父進了大屋後便停下了腳步，恭恭敬敬地面對着坐在天窗正下方的人，這個人整個都黑漆漆的，比兩師黑色的大鬍子還要黑。也許我真的太矮了，只能站好，躲在夸父的身後，從他的雙腿旁邊仰視着蚩尤，遠遠地打量着這個連黃帝大父都覺得頭痛的怪物，發現他果真像傳說的那樣怪異，有牛角，有牛腿，還有六條臂膀……

我正在偷偷地打量着蚩尤之際，他剛彎下身子，把他還沒有吃完的一塊肉放到他面前的一張案子上。

「他就是蚩尤！原來他們也吃肉的！咦！看看他的眼睛！他真的有五隻眼睛的欸！是怎樣長出來的？看！哈！他的眼珠子，原來有綠色，藍色，黑色，褐色，還有黃色的！他是怎樣看東西的？他長得這個模樣，是害了甚麼病得來的？」我一面看一面想。

第七章 初與蚩尤見面 學習部族規矩

「你就是阿旦？」我們都還沒有開口，蚩尤好像已經對着我開始說話了：「箕伯跟我說了。你就好好地住下來吧！」

這個蚩尤在說甚麼？

「蚩尤大哥，還有呢！」夸父從腰間掏出我丢失了的寶珠，一邊把它交給蚩尤，一邊好像很自豪地說：「這顆寶珠是我在婁水²⁶岸邊的山頭發現的，寶珠的表面看起來還是比較粗糙，但從寶珠表面上的縫隙往內看，裡面確實晶瑩通透，黃裡泛白，還會發光的呢！」

你這個妖怪，居然把我的寶珠當禮物！我心裡不斷地咒罵夸父：他明知寶珠是我的，還睜着眼睛說一大堆甚麼廢話！我正想開口，看看旁邊的恒奴，再看看面前的蚩尤，便把話往肚子裡吞了，只能眼巴巴地盯着夸父把寶珠遞給了蚩尤。

「嗯！」蚩尤接過寶珠，把它舉得高高的，朝着天窗仔細地看，說：「是，這顆寶珠的確是個寶物！夸父，你做得好！」我大概明白蚩尤說甚麼，他似乎在誇獎夸父，我的怒火一下子就上來了！

「寶珠是我的！」我把聲音盡量地提高，希望能嚇唬一下他們。「是我黃帝大父送給我的，快還給我！」我把話說完了，不知道會有甚麼後果，反正說了，只不過雙腿是不斷地發抖，也不知道下裳裡濕了多少。

「大膽！沒有我的允許，是甚麼人在嚷？」蚩尤突然怒吼着。

26 即今天湖南省內的婁水，是長江流域的一條河流。

「這個蚩尤好像很生氣！這下子可完了！」我心忖着。雙腿好像已經抖得不聽使喚，下裳裡肯定已經濕了一大片。

蚩尤輕輕地把寶珠放下，彎下身子，瞪着他那五隻眼珠子盯着我，一下子又把語調變得很和善地問：「阿旦，你好像說，這顆寶珠是黃帝送給你的，是嗎？」

「蚩尤大哥問你，寶珠是黃帝送給你的嗎？」夸父知道我聽不懂。

「是，是的……」我的嘴巴有點不好使了。滴到地上去的，都不知道是脖子上的汗水，還是下裳裡溢出來的尿水。

蚩尤看了我一眼，慢條斯理地對夸父說：「夸父，這份功勞我還不算你一筆！以前我跟你說過，你是最喜歡撒謊造謠的！以後，你就不要在我的面前耍這些下三流的爛把戲！」

夸父垂着頭，雙眼狠狠地瞪着我。他耳朵上掛着和手臂上纏着的幾條蛇，竟然乖乖地依着夸父，動也不動，都擺着一副很委屈的模樣。

「阿旦，」蚩尤回過頭來對我說：「你好大的膽子！從來沒有人敢在我面前這樣對我嚷！」我不明白蚩尤在說甚麼，只知道他是真的生氣了，也感覺我的雙腿快撐不住了。

蚩尤突然又停了下來，五隻眼睛裡的眼珠子不停地轉來轉去，好像在琢磨甚麼。眾人一下子安靜了下來。過了一會兒，蚩尤從他面前的案子上，又拿起他還未吃完的那塊肉，大口大口、「撲哧撲哧」地啃了起來，喃喃地對夸父說：「這樣吧，夸父，你找止巡²⁷安排一間屋子給阿旦，那得花他一天半天。今天，你帶阿旦和你一起住，就

一個晚上吧！等止巡蓋好屋子，你便帶阿旦去看看。對了，叫亞加²⁸拿點東西給阿旦吃，等屋子造好了，你再帶他來見我。阿旦是黃帝老頭的小孫子，不得虧待他，嗯？」

一大堆的話，他在說甚麼呀？

蚩尤頓了一下，繼續說：「恒奴，甚麼時候夸父帶着那個小孩來，你便直接帶他們進來，不用通傳了，他是我們尊貴的客人！」然後他揮揮手，示意我們離開，回頭又大口大口地吃那塊肉。恒奴看着蚩尤，又看着我，一臉不解的模樣。

我沒有聽懂蚩尤說了些甚麼，只知道我跟着夸父走就是了。

離開了蚩尤的大屋後，夸父便站住，轉個身狠狠地看着我，連他身上的幾條蛇都昂起身子，朝着我張大了嘴巴！夸父對我喝道：「阿旦，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和蚩尤大哥說話得小心？有沒有？」他頓了一下後接着說：「你這副德性，看來，以後我還得好好地治治你！」

走了幾步，眼看蚩尤對我還算不錯，夸父便好像消了氣，又說：「算了，蚩尤大哥吩咐我找止巡幫你蓋一間屋子，今個晚上，你暫時住在我的屋子裡。等你自己的屋子蓋好了，我帶你去看看，然後我們再去見蚩尤大哥！」他看了我一下，又喝道：「聽懂了沒有？」

「甚麼止巡？誰呀？」我心想。剛才看着蚩尤在吃，一陣陣烤肉的香味從他的屋子裡傳出來，我的肚子又囁哩咕嚕地響了。

「阿旦，你給我聽好，我只說一遍！」夸父又繼續說：「你吃的喝的，必須我們的族人先吃先喝。我們給你吃甚麼，你就吃甚麼，給你多少就是多少！嗯？走路呢？有些我們可以走的路你不准走！再說衣服，你只可以穿我們

部族的衣服，不可以穿黃帝部族的衣服，聽明白了嗎？住的呢？你只能住在我們不願意住的地方。說話呢？你只能以講我們的話，不許講黃帝部族的話。你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還有……」

那麼多的規矩！唉！以後的日子……

我還記得，那天夸父帶我到他的屋子，一路上我走得特別小心，生怕被這個還一直忙着嘮叨的夸父把我踩成肉醬。到了他的屋子後，我在屋子的大門站着，不斷在打量他屋子裡的陳設。屋子是圓圓的，雖然比蚩尤的小多了，但好像比兩師的要高。房子裡的擺設整潔有致，一排一排的案子上放了很多鼓、哨和號角，還有幾個大塊小塊、上面有幾個孔的東西，我一直好奇地看着。

「進來吧！這些你都沒有見過吧？這個是埴，還有一個放在地上。哈！為甚麼跟你說這些！你們黃帝老頭的人懂個屁！」夸父一面說，一面擺着一副瞧不起人的姿態，連他手臂上的兩條蛇都昂起頭來，卻又別了過去不看着我。我想，夸父應該覺得他的蚩尤大哥待我好像不壞，也許他也不會對我太兇吧？

只見夸父一邊跟我說話，一邊胡亂地把一堆一堆的樹皮、乾草和樹枝，挪到房屋的一個角落裡，然後把樹皮墊到地上，再把一些乾草和樹枝圍成一個圓圓的，好像蛇窩的東西。

「好了，」夸父對我說：「你在這裡等我，我現在去找亞加和止巡，今天晚上你就睡在這裡吧！明天止巡把你的屋子蓋好了，我便帶你再去蚩尤大哥那裡！」

甚麼亞加，甚麼止巡？他們的名字為甚麼那麼爛！究竟是誰欸？

看着我一臉狐疑，夸父隨口說：「是我們蚩尤部族的兄弟，一個弄吃的，一個蓋房子的！」

接着，夸父轉身走到他身後不遠的一張案子旁，伸手從案子上的一個陶器裡抓出了一大把白白胖胖的小蟲，那些小蟲還在夸父的手裡蠕來蠕去。只見夸父耳朵上和手臂上的幾條蛇立即引長了牠們的脖子，爭着大口大口地把小蟲吞了。我看得直起雞皮疙瘩，那幾條蛇卻好像吃得滿嘴的美味。

時候好他的幾條蛇後，夸父轉過來又跟我說：「這屋子裡的東西你不要碰，要是我回來後看見屋子裡有甚麼損了破了，你可不要怪我了！」說完他便出去了。

就這樣，我一個人坐在夸父的屋子裡呆着。天還沒有黑。自從在桓水離開了風后之後，我就一直不敢睡覺。路上的那幾個晚上，我不停地聽見野獸的吼聲，覺得又冷又餓又怕，但又不敢安心地睡在一個個可怕的大漠旁邊。來到了夸父的屋子，又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嘗試躺上那張好像蛇窩的床，床上的草堆和樹枝就像一根一根刺似的，我的背脊就像被樹枝扎針一樣，難受死了。

這個夸父居然把我當成他臂膀上的蛇了！我想也是，他除了蛇，可能甚麼都沒有伺候過。我心裡還想，前幾天我還在黃帝大父給我和阿娘的石屋裡，白天跟阿廣和阿海他們玩，晚上睡在火塘周圍，蓋上獸皮，暖呼呼的。我越想越覺得委屈，為甚麼我就這樣倒楣？

我已經幾個晚上沒有好好地睡，實在累極了。我想，至少現在不用在野外睡覺。我一邊哭，喊着：「阿娘，阿娘……」一邊倒頭紮進那張好像用刺針造的蛇窩裡，把阿娘給我的獸皮抱在身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睡了多久，只聽見外面嘈雜的聲音，原來第二天的太陽早已經曬到頭頂了。我猛地睜開眼睛，還沒有回過神來，記不得自己在甚麼地方，遲疑了一會兒才想起來自己在夸父的屋子裡。我往屋子的周圍看了又看，卻發現在我身旁放着一個陶甑，裡面盛着水，還有一個盤子，上面放着一塊烤餅和幾根菜莖和菜葉。

我想：難得夸父還知道不會給我蟲子和沙子！

咦？我睜大眼睛看清楚盤子上的東西，心裡暗罵：為甚麼……這塊烤餅是這樣子的？再看看那幾根菜莖，心想：嗯，這幾根菜……放在面前的烤餅和菜，都好像是被撕咬過，剩下來的看來不到一半。

這個……我正在想的時候，還沒有發現原來夸父已經回來了。「你醒了，好，你睡了快一整天了。」他看着地上的烤餅和菜莖，說：「算你走運，亞加早上剛做好的，我拿了一些給你。快點吃！」

「夸父大哥，為甚麼這些烤餅和菜莖都是吃過的？」

夸父瞟了我一眼，很厭煩地說：「怎麼了？有吃的還嫌甚麼？你是來當奴隸的，這是規矩，記住！」

「當奴隸？甚麼當奴隸？甚麼規矩？甚麼意思？」

「規矩就是規矩，那你吃還是不吃？」夸父問我。

「那……」

「吃還是不吃？」夸父冷冷地再問。

「……」

「到底吃還是不吃？」夸父突然高聲地喝問。

「吃。」

我趕快地把那些被吃過的烤餅和菜莖塞進嘴巴裡，生怕夸父一不高興，便把東西拿走。

第八章 新名字新環境 努力學習適應

「你吃好了沒有？我們去看你的屋子。走！」

我心裡好像在期待着甚麼似的，老在想：「屋子一天就能蓋好了？」我跟着夸父一直走，一路上顛簸不平，好幾次我幾乎摔倒了，差點被夸父把我踩個半死。走了半天，好不容易來到了一個小村落。我看見在不遠處有一間小小的草棚，旁邊都沒有屋子，好像很孤獨地站在一個矮矮的山丘腳下。

我心裡立即涼了一大截，心裡嘀咕着：甚麼？就是個草棚？夸父和我走到草棚旁邊往裡看，草棚的屋頂是用稻草編的，裡面的橫樑柱子，都是幾根竹子和木條撐住。地上鋪墊了一層薄薄的樹皮布，還有幾張額外的樹皮布疊在一起，放在草棚的後端。草棚沒有門窗，只是在疏疏落落的草片之間的空隙中，挪出一點空間給我進出草棚、抖抖氣。

「好了，阿旦，你就住這裡。亞加會帶給你吃的喝的，你身上的獸皮和裡面的麻皮布，你就拿到後面的小河洗洗，你自己也洗！黃帝老頭的人就是這樣，又髒又臭又蠢！算了，明天一大早，我過來找你，然後帶你再去見蚩尤大哥，他怎樣安排我還不知道呢！聽懂了嗎？還有，這兩天我們走的路是蚩尤部族族人專屬的，不是你這些當奴隸的可以單獨走的。唉！擄了你過來還給我添麻煩！」說完便一臉鄙夷，萬般無奈地走了。本來一直在夸父身上看着我的那幾條蛇都別過身子，很不屑地轉身不看我。

我坐到草棚裡的地上，看着外面的太陽，想着前幾天還跟阿娘和兄弟們一起。我拍拍自己的臉，告訴自己，「我只是在做夢，在做夢！快醒醒！醒醒！」臉是被打得熱辣辣的了，眼睛看見的卻沒有絲毫動靜，都是一樣。

好吧，自己可憐自己，同情自己？沒有用，沒有辦法，就這樣吧。

我心裡想：這個地方的人好奇怪，和黃帝部族的族人很不一樣，長相很難看，說話好難聽，他們還會吃沙子、

吃蟲子！嗯，也許我在這地方能學會吃這些東西？學會一些在黃帝部族那裡學不到的本事？有一天，再跟阿廣和阿海他們見面的時候，我便會有一些本事是他們不會的？他們就不會再當我是小弟弟、臭小子了？

想來想去，我拿定了主意：明天一早，夸父會帶我去見他那個甚麼蚩尤大哥，我要這個怪物先教我吃沙子！我覺得好像是想通了，心裡好像也踏實了，轉個身又睡着了。

睡到半夜我醒了過來，走出草棚，坐到地上，抱着膝蓋，看着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只聽見微風送來小蟲的叫聲。我仰望著天空，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圓，漫天都是星星，心想：那個月亮便是阿娘，那些星星，嗯，這顆是阿廣，那顆是阿南，還有阿海……我一邊數星星一邊想着。又想：阿娘肯定擔心死了，阿廣他們有沒有想我？想了一會兒，眼淚又跑出來了。

第二天一大早，那個叫亞加的人送來了一些棗子和幾片甜瓜。我剛想拿起來吃，驟然記得夸父說的甚麼規矩：嗯，只有幾顆棗子和幾片甜瓜？亞加送來的棗子本來是多少顆的？甜瓜本來又是幾片的？這就是夸父說的規矩嗎？我想以後我得習慣這些規矩了。看來，規矩就是有吃的時候，也得讓他們的族人先拿，剩下來的才有我的份兒。

好不容易吃完了，剛探頭想往草棚外面看看，卻見夸父已經站在我面前。他說：「阿旦，吃過了？好！跟我走，去見蚩尤大哥！」

我一跑一跳地跟着夸父走，心裡好像少了一點害怕的感覺，沿途還不停地東張西望，生怕跟不上夸父，卻又不敢跟夸父靠得太近。一路上，我看見好多他們的族人都是住在窯洞裡，一些則住在帳篷裡，也只是比我住的草棚稍為結實一點而已。

走了半天，我們便來到蚩尤的大屋。站在門口的恒奴好像已經完全忘記了我前一天才來過，他看着我，臉上一愣，好像在問：「這小孩究竟是甚麼人？」不過他還是直接把我們領了進去。

進了蚩尤的大屋後，便看見雨師也在。他恭恭敬敬地站在蚩尤旁邊，看着蚩尤拿起盤子，正在啃着一大塊肉和

一堆沙子。我們看蚩尤吃得津津有味，他就一直只顧着吃，也沒有注意夸父和我已經在他的大屋裡。

等了半晌，我們聽見蚩尤打了一個很響亮，又好像很滿足的飽嗝：「呃！」

還等了一會兒，夸父才敢開口。他對蚩尤說：「大哥，我帶阿旦來了，你有甚麼吩咐？」

蚩尤慢條斯理地端詳着我，一直不吭聲。我站得腿都開始發麻了，他還是在看着我，又等了好一會兒，只聽見一聲：「好！」蚩尤終於說話了，「夸父，你也過來！我們三個商量一下。」

夸父立即圍到蚩尤的旁邊，兩師和他兩個人還是很恭敬地站着。三個人似乎很認真地說話，聲音特別小，我甚麼都聽不見。我一路上跑跑跳跳，也站得太久，雙腿麻得不聽使喚了，便索性蹲了下來。

他們三個談了一陣子後，兩師冷不防轉過身走到我跟前，向我厲聲喝道：「阿旦，站起來！」他一下提高了嗓子，嚇了我一跳。前兩天對我還算和善的語氣忽然又變了。

「在我們族人跟前，我們站着，你怎麼就蹲下來！你們黃帝老頭的人，就是這樣沒有脊樑，站不起來的嗎？」兩師「嗶哩吧啦」地罵道，面露一派不屑的樣子。

我站了起來，看了兩師一眼，也不敢說甚麼。他們幾個又安靜了一會兒。「你除了吃、玩、睡覺，甚麼都不會，是吧？」兩師一下子又慈眉善目地問我。

這個兩師倒真聰明，連這個秘密都被他看穿了！我偷偷地看了兩師一眼，但又怕他看着我看得太久，知道我太多的秘密。

「這樣，蚩尤大哥安排好了。」兩師說：「你來到我們的部族裡，你就算是我們的族人，要為族人做事，明白嗎？」

剛才不是說我甚麼都不會嗎？現在又要我做事？我會做甚麼？我一句都沒有聽明白。

「夸父明天會帶你去扶彝水那裡，到了扶彝水後便過河，到對岸去。那個地方比較適合你這些從外面來當奴隸的人住，那裡從來都不是我們族人想住的地方！」兩師繼續說。

我根本沒有留意兩師在說甚麼當奴隸的，頭也不敢抬起來，但心裡還是恨不得撲過去揍他一頓，心想：把那些臭棗子灑到地上給我吃，還說我是甚麼甚麼的，肯定也不是甚麼好話，現在又不准我蹲下來，哼！可是他長得太高了，我頂多只能打他的腿，「那就算了……」

「阿旦，」輪到夸父說話了：「我們看你還挺紮實的，你到扶彝水對岸後，你便要自己努力了。我們會有人教你，你按他們安排的去做好。有時候你也需要回到這裡，我們也有很多工作需要人手，你不要以為可以躲懶，我們會有人看着你的！」

他們會不會教我吃沙子？這本事阿廣他們肯定不會，那我才會不會躲懶呢！聽見夸父說會有人教我，心想，我肯定會學得很快。

「那你會教我吃沙子嗎？」我問夸父。夸父轉過身，向蚩尤轉達了我的問題。

「嘎呀嘎呀……」兩師按着肚子，笑得幾乎跪了下來，他剛剛對着我吆喝的态度一下子又不一樣了。

「古哇古哇……」「嗚呃嗚呃……」蚩尤和夸父似乎也喜歡這一套。

甚麼意思？

他們三個笑得人都仰翻了，又停了一下，好像得想清楚該跟我說些甚麼似的。過了一會兒，我偷偷看看兩師，他原來一直在瞪着我。他想了一下，然後扭着屁股靠近到我身邊，彎下腰，伸長了脖子，很嚴肅地貼着我的鼻子說：「阿旦，你以後就是我們的族人，你要忘記你是黃帝部族的族人，因為你不再是他們的族人了。對外人也要說，你是我們蚩尤部族的族人，聽懂了沒有？」

「我是你們的族人？」

「算是吧！不過你聽着！你不要以為你和我們一樣！你是來當奴隸的！」夸父直勾勾地看着我，擺着一臉瞧不起人的樣子，接着說：「容許你當我們蚩尤部族的族人，是給你身份，給你地位，是優待你！你那個甚麼黃帝部族哪裡比我們好？又古老，又落後，還經常被我們打得跪地求饒！」

「你叫阿旦，是吧？哈！真是俗不可耐！」兩師又站了起來，想了想，提了一個建議：「嗯，這樣，從今天始，你就用……『大衛』這個名字吧！那是蚩尤大哥特許你用的名字，你得記好！」

大胃？這個兩師果真聰明！連這個事都看得那麼準！我忽然對他有點肅然起敬了。

「你要學我們部族的語言，要穿我們部族的衣服！」兩師又說。

「要吃你們部族的沙子？」

又是一輪的「嘎呀嘎呀……，古哇古哇……，嗚呃嗚呃……」

甚意思？

「那我的寶珠呢？」我突然想起來了。

夸父回到蚩尤的耳邊說了幾句。他們三個似乎被我的問題怔住了。夸父和兩師看着蚩尤，好像等待着他的指示應該怎樣回答。

「阿旦，不，大衛，那顆寶珠有甚麼用？」蚩尤問。

「蚩尤大哥問你，寶珠有甚麼用？」夸父幫忙給我解釋蚩尤的問題。

「黃帝大父說，我有了它，就得好好地把它打磨，長大後我就會得到天下！」我抬起頭來，很自豪地回答蚩尤。

夸父又回到蚩尤的耳邊，囁囁咕咕地說了幾句。

「咕哇咕哇！」蚩尤又來了一個前仰後翻，接着又和夸父低聲地耳語了幾句。

「好！」夸父回過頭來對我說：「蚩尤大哥說了，如果你聽話，為我們部族做事，工作表現好，沒有做不該做的事，他便會教你很多東西，教你打架，當戰士，使武器。你看見那些金黃色的石頭，還有後面的工具嗎？我們製造的武器，就是用這些材料。那些金黃色的石頭是很硬的，造出來的刀槍甚麼都能砍斷，都能刺穿！」

厲害！怪不得大父一聽見蚩尤的名字就頭痛！我一面在想，一面心裡又多了幾分對蚩尤的崇拜。

夸父接着說：「寶珠現在還是非常粗糙，不過，我們會和你一起努力把寶珠加工，好好地打磨，使它變成無價寶，待你長大以後，蚩尤大哥就會把寶珠交到你手裡。到那個時候，你便可以得到天下了！」

我還沒有回應夸父，他就繼續多加了一句，說：「你將來是要為蚩尤大哥做事的，明白嗎？」

我不明白。他們都知道我除了吃、玩、睡覺之外甚麼都不會，只要他們能幫我把寶珠變成無價寶，等我長大後還給我，到那個時候，我便可以得到天下，那要為這個蚩尤做些事也無所謂吧？

「長大後便可以得到天下！」太高興了！我立定了主意，睜大了眼睛，忘記了該說甚麼，只能連忙地點頭，狠狠地點，生怕他們沒有看見我點頭點得有多狠。心想：這個蚩尤比黃帝大父年紀小，那我以後就稱呼他叔叔吧！

蚩尤叔叔他們三個又噹噹咕咕地聊起來。等了一會兒，雨師離開了，臨走還對着我裝了一個似笑非笑的嘴臉。

又是甚麼意思？

夸父繼續對我說：「大衛，明天一大早我會帶你去扶彝水的岸邊。止巡今天已經在那邊幫你再蓋一間新的屋子。明天開始，你就住在扶彝水的對岸，離這裡不遠。我們的兄弟會教你本事的！」

大衛？哦！我想我還得習慣我的新名字了。

夸父告訴我，蚩尤叔叔一個大象模樣的兄弟叫南農。他過一天便會去扶彝水，他會教我翻土、澆水、種地。

哦？那是甚麼回事？

「我跟你說清楚，以後你得學我們的語言，不可以再說黃帝老頭他們的話！」夸父突然彎下身子，張着大口，瞪着眼睛盯着我說話，他把把長長的頭髮將我的臉搔得癢癢的，他那幾條蛇對着我張着嘴巴噴出來的惡氣卻把我熏得想吐！

你們說要我學這樣學那樣，就是沒有叫恒奴來教我打架，更沒有提教我吃沙子！這是甚麼回事？

「嘎呀！為甚麼擺着一副挺失望的模樣？」夸父瞪着眼，很不耐煩地跟我說。

「大衛，」夸父繼續說：「南農會帶你去亞加屋子旁邊的倉庫，你還得去把裡面一些大塊的石頭打碎變成沙子，把大塊的肉切成小塊，準備給族人進食用。我們有兄弟監督你的！聽懂了嗎？記住，我再說一遍，你學了本事後，將來是要為蚩尤大哥做事的！」

又是那句話。

「然後呢？」

蚩尤叔叔和夸父都沒有說話。

「那誰教我吃沙子？」我還是想知道。

還是沒有人回答我。過了一會兒，我突然想起來。

「那顆寶珠呢？」

也沒有人回答我。算了，我想：以後想辦法再找蚩尤叔叔拿。

第九章 適應奴隸生活 拼命幹活便是

第二天一大早，夸父帶着我朝扶彝水的方向走，剛到了一個山坡腳下，我們卻看見在山腳高處的一塊石頭上，坐着一位長着白鬍子、身軀瘦小的老先生。我一眼便認得他就是箕伯。在他前面有一個人，被繩子綁住，跪在箕伯跟前。這個人身後圍着好多人，好像在看熱鬧。

「那個老先生不就是箕伯嗎？他們在做甚麼？跪在他前面那個人是誰？」我好奇地問夸父。

「他是九匠，是蚩尤大哥的一個兄弟。他的雙臂很長，前面還帶着一個回鉤，他把雙臂伸出來，可以把站得很遠的人擊倒。聽說前一陣子，他恃着很會打架，和一個從外族俘虜回來的奴隸打了起來，打傷了那個奴隸，箕伯大哥正在審判他！」

「然後呢？他打傷了奴隸會怎樣？」

「哼！也許他會受鞭刑吧？那得看箕伯大哥怎樣裁決了！」夸父很嚴肅地說：「我們族裡是有律法的，每個族人都得遵守。做了錯事就由我們最德高望重的箕伯大哥審判，由他來判決應否處罰和如何處罰做了錯事的人。箕伯大哥的裁判都非常公正，我們都服從。你記住，不管打傷了的人是族人還是奴隸，都得一樣要罰的！我跟你話說在前，你不要做壞事給我們抓住！如果你做了壞事，哼！你就瞧瞧我們可以罰你罰得有多嚴厲！」

哎！這個夸父為甚麼伸了一下舌頭？甚麼意思？

聽了夸父的話後，我從遠處再看看那個跪下來的九匠。不知怎的，我的頭皮一下子發麻得要命，怪難受的。原來打架打傷了人，不管蚩尤部族的族人還是奴隸，都是要受鞭刑，還可以罰得很嚴厲的！

「那我得乖乖地聽話，不做壞事了？」我一邊跟着夸父走，心裡一邊在琢磨：「這可不是我自願的喔！」

夸父和我一跑一跳地走了半天，終於到了扶彝水的岸邊，遠遠看見他們一個年輕的族人，早就在岸邊等着我們。他身旁還有兩隻好像用樹皮造的船，上面放着幾支船槳，還有一塊羊皮，裡面好像包着些甚麼東西。

「嗨，都準備好了？好！我們走！去對岸！」夸父吩咐那個年輕的族人。

那個年輕的族人和我坐一隻樹皮船，他朝着扶彝水對岸的方向慢慢地划過去，他還一路拉着我，生怕我掉進水里。夸父他一個人划一隻。幸好當天沒有甚麼風浪，我們很快便到了。

到了對岸後，在不遠處，我看見一間小屋子，方方的、矮矮的，就在離河的岸邊很近的一塊草地上。草地的後方是一片樹林，再往後是一個小山丘。

「大衛，這個地方不算很大，」夸父轉過身指着後面的山丘說：「不過，你要把後面這個山丘移走，用開出來的土壤填好山丘旁邊的低窪地方，你才能夠拓展這塊平原。過幾天止巡會過來教你的！」

「甚麼？我要移走山丘，還要填土？」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夸父還在說話：「你聽好了！這條河經常氾濫，所以我們不常來這地方。止巡也會教你構架幾道堤壩，那你便可以把水引過來，灌溉好土地，你便不愁沒有吃的了。南農明天會過來，他會帶來一些農耕的工具，你得好好跟他學！聽懂了嗎？」

夸父也沒有理會我聽懂了沒有，還是朝着樹林的方向繼續說：「樹林和山上應該有不少的山雞和兔子，還有棗子、桑葚、胡桃，還有很多不同的野果，你認得的，你自己去找。河裡也有不同的魚，你自己打來吃。羊皮裡是蚩尤大哥吩咐安排的，裡面有一些蔬果和烤餅，夠你吃好幾天。裡面有幾件我們族人穿的衣服，你以後就不要再穿你身上的東西了，又髒又難看。羊皮裡面還有兩個陶罐，用來保存火種、火石和一些狩獵的工具，羊皮還可以給你保暖！聽懂了嗎？」

「甚麼？」我聽夸父說了一大堆甚麼甚麼，嚇了一跳，便問他說：「我自己種地？我自己找吃的？我可不會啊！」

不是亞加給我吃的嗎？你們還沒有教我吃沙子呢！」

「少廢話！要不是蚩尤大哥吩咐的，哪個當奴隸的會有羊皮保暖身子？」

那個一起來的族人抱着羊皮袋子，緊緊地跟着我和夸父，走向止巡給我蓋好的屋子。我一邊走，心裡一邊嘀咕着：這是怎麼回事？移山填土？構架堤壩？打魚？打山雞？打兔子？

走不遠便到了我的屋子，我站在屋子的前面，心想：不也就是個草棚嗎？眼前的一間，那屋頂和四面所蓋上的草堆，只是看起來比之前的草棚要厚一點，沒有那麼簡陋而已。我看着草棚，突然，我心中一凜，一下子慌了神，對自己說：這就是我的新家了？我以後住的，就是這個草棚？

「好了，大衛，」夸父說：「你自己收拾一下，我們得回去了。這裡有一隻樹皮船和一支船槳，是留給你來回用的，剛才我們怎麼划你便怎麼划，嗯？記住，南農和止巡會教你的，你要好好學！學不好，做不好，你就甚麼都不要指望！」說完夸父又是拖着沉沉的腳步走了。

我一個人躲進去草棚，看了一遍草棚裡擺放着的東西，第一件事就是想起了阿娘：「她知道我在這裡活受罪嗎？」眼看着周圍連個人影都沒有，我乾脆哇哇地哭個痛快。哭了片刻，才想起來肚子餓了，打開羊皮袋子，撿起一塊烤餅塞進嘴巴裡，心想，苦日子還在後面。不過，看來我總算是在蚩尤部族裡安頓下來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草棚外面，好不容易才點起了一個火，看着漆黑的天空。遠處不斷傳來的，是野獸的吼嘯聲，夾雜着鬼怪的嚎哭聲，此起彼落。雖然我是黃帝大父的小孫子，我也只是個小孩子。一直以來，除了玩和吃之外，腦袋裡想的只是阿娘和阿廣他們。不過，我好像一下子便感覺自己已經長大了，不長大也不行，想害怕也不敢害怕，想哭也不再哭不出來。一個晚上，我就這樣迷迷糊糊地坐着，好想睡，卻又不敢睡。

第二天，天好像剛亮，忽然聽見有人的聲音，連忙鑽頭往草棚外面看個究竟。走在前面的一個人鼻子又粗又長，看起來孔武有力。我想，他應該就是夸父說的甚麼南農了？後面跟着他的還有幾個奴隸模樣的人。南農他結實的一

隻臂膀上背着好多的工具，好像是一些以前見過的石犁、石錘、鋤頭，還有一些我都分不清是甚麼東西。他另外一隻臂膀還掛着一個袋子，看起來沉沉的。

「大衛，你還沒有睡醒嗎？」南農問我。

「是南農大哥吧？」我沒氣沒力地回答他：「你……你，這麼……這麼早？」我努力地學着說他們的話。

「要不是有蚩尤大哥的命令，還有箕伯和夸父兩位大哥吩咐，我才不理你！」南農那沙子大小的眼睛一直狠狠地盯着我。他繼續說：「太陽都出來了，嗯？你不想活？想活的話，你就得吃苦，努力工作，不然你餓死了也沒有人理你，懂嗎？早點起來要你的命了嗎？」

「知道……知道……了。」我不太聽懂南農在說甚麼，只是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心想：他怎樣知道我聽懂了他說甚麼沒有？噢！也許他也聽不懂我說甚麼？又想了一想，是的，我是要在這裡活下去的。

南農把臂膀上的東西都放下來，他先打開了他的袋子，從裡面拿出一大堆的工具，有石斧、木棒子、繩子、套索、竹竿、夾子……

「大衛，待會兒我先教你設陷阱捉兔子、打山雞，你好好學，夸父大哥昨天給你吃的東西吃完後，你就必須要靠自己了。」南農一邊很小心地把東西一件一件放在地上，一邊對我說：「接着我會教你採集水果。這些活你一個人做不了的，過幾天，我會多帶幾個外族的奴隸過來，你得好好地配合他們工作！」

捉兔子、打山雞，那多好玩喔！兔子的名字我好像聽懂，我的精神立即來了。

「開心甚麼？你聽着，好多的活還在後頭！」南農好像看出我興奮的樣子，指着那些石犁和鋤頭對我說：「這一兩天吧，止巡會過來，他也会帶幾個外族的奴隸，然後他會教你們怎樣做，你們得把這塊地翻好。還有，你們也得把河水引進來，把這塊地灌溉好，才有足夠的糧食養活我們！明白嗎？」

「養活我們？」這幾個字我好像聽明白，卻有點糊塗了。

「可不是！」南農有點不屑地說：「這裡也不是你一個人要吃的吧？抓你們回來是為了甚麼？就是要工作，要勞動，要不怎樣養活我們族人？大地上所有的部族，都是要把吃的喝的全給我們，為我們族人服務，侍候我們，懂嗎？我們吃足了喝足了，那得看還有沒有剩的！有剩的便算你們走運！難道你以為來這裡是來享福的？」

我更糊塗了。他不就是要我種地幹活嗎？為甚麼說那麼多！不過，他們是吃沙子的吧？我在想：「沙子是怎樣種的？」

南農看着我搔着腦袋，一臉不解的樣子，又繼續說：「聽說你想學吃沙子？我們吃沙子，是我們族人的絕活，你們怎樣學也學不來的！」

喃喃咕咕的說甚麼？我不禁問自己，那我能做甚麼？心裡開始有點慌了。

「你就好好地幹活！蚩尤大哥他們看你雖然還只是個孩子，不過長得也挺健壯，反正好多奴隸也沒有事做，還在白吃白喝！哼！這些當奴隸的再沒有事做，我們就可能乾脆把他們全都殺掉，省點吃的！反正這塊土地也一直沒有動過，蚩尤大哥看你還是黃帝老頭的孫子，就給你機會吧，你以後還得報答蚩尤大哥呢！我再說，難道我們抓你回來，是請你來白吃白喝的嗎？」

殺掉？……這個詞我好像聽懂，不由得冒了一身冷汗。

「知道了。」就是幹活嘛，南農把話說得那麼憋扭，我也不知道我能說甚麼，反正努力幹活便是了。

南農跟我說完後，接着便跟那幾個外族的奴隸指手畫腳的，嘮嘮叨叨地說一大堆話。回頭又對我說：「我得走了，你跟着他們好好做！不要躲懶！過兩天，我會找個兄弟帶你去倉庫幹活！聽好了嗎？」

我正在看着南農離開，一個瘦削的、看來沒力沒氣的奴隸走過來，對我說：「你是新來的，是嗎？拿着吧！這

是石耜，已經幫你裝好了，用作翻土的。一會兒我會教你，把耜頭踩進土裡，就可以把土翻起來。我們從河邊一帶開始翻吧！」

「你們是……」聽着這個奴隸在說黃帝部族的話，我好奇地問。

「炎帝部族的，」他說：「不想餓死就幹活吧！我們還得播種、澆水！」

「南農說，他們都吃沙子，不是嗎？他們還吃得津津有味的，你們不吃嗎？」

他瞟了我一眼，說：「我們吃的是人該吃的，他們愛吃甚麼，跟我們沒有關係！」

看來學吃沙子的事，算了……

炎黃少年的傳說

書名	炎黃少年的傳說
作者	田野
插圖	陳志樂先生
編輯	Sherry
設計	Dawn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5 年 3 月
圖書分類	文學小說／華文創作
國際書號	978-988-8917-08-2
定價	港幣 130 元正／新台幣 520 圓正

一名黃帝部族孩子阿旦被俘至蚩尤部族當奴隸，雖然飽受歧視，卻憑藉豁達樂觀和努力上進而有所成就，但習慣了蚩尤部族文化的他，回歸黃帝部族後反而不能適應。奇怪的事情亦一樁接一樁……

直到出使炎帝部族，謎團漸漸被解開。然而，面對蚩尤部族的壓迫和誘惑，阿旦始終搖擺不定。

阿旦將如何處理蚩尤部族蠻橫的挑釁？最終可否跟戀人開花結果？炎黃部族又能否擊敗蚩尤部族？

來自各界的推薦

「這部小說所帶來的正能量，正是小說的價值所在！」

—— 劉松仁先生

「看過的魔幻小說只有兩本：馬奎斯《百年孤寂》及干寶《搜神記》。第三部就是今年拜讀的田野的《炎黃少年的傳說》。」

—— 禰嘉珍女士／資深電影製作人

「故事情節曲折懸疑、布局巧妙，充滿了對立感。」

—— 何順文教授／香港恒生大學校長

「《炎黃少年的傳說》以古喻今，啟發我們深入思考。」

—— 曾瀟漪女士／鳳凰衛視《金石財經》主持人

「這本書是一部智慧珍寶，提升我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

—— 趙麗娟女士 MH JP／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

「很具原創性，整本小說生氣盎然，趣味無窮。」

—— 單伊文女士／瑞士銀行前執行董事

「作者借助古老的傳說和魔幻的寫作方法，探索年輕人在文化認同、身份衝突和成長過程中的內心掙扎。」

—— 李志明先生／香港證監會前行政及財務總監

「這部小說的想像力豐富，故事緊湊，出其不意的橋段、魔幻的情節引人入勝。」

—— 胡瑛女士／香港尼克松鄭林胡律師行管理合夥人

「小說的時代背景很有特色，一眾上古傳說中的人物彷彿活現眼前。」

—— 熊曼婷同學／香港中學生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文學小說／華文創作

定價：港幣 130 元正 / 新台幣 520 圓正